

卷之二

拾遺一百四十三
契丹國志
二冊

契丹國志卷之十三

宋葉隆禮撰

掃葉山房校刊

后妃傳

太祖述律皇后

太祖皇帝后述律氏本國契丹人也勇決多權變太祖行兵御眾
后嘗預其謀太祖常度磧擊黨項畱后守其帳黃頭臭泊一作泊二
室韋乘虛合兵掠之后知之勒兵以待其至奮擊大破之由是名
震諸夷 后有母有姑皆踞榻受其拜曰吾惟拜天不拜人也

晉王方經營河北欲結契丹爲援常以叔父事太祖以叔母事后
劉守光末年衰困遣參軍韓延徽求援太祖怒其不拜畱之使
牧馬于野后言于太祖曰延徽能守節不屈此今之賢者奈何辱
以牧圉宜禮用之太祖召延徽語悅之用爲謀主後爲名相 吳

王遣使遺太祖以猛火油曰攻城以油然火焚樓櫓敵以水沃之火愈熾太祖大喜卽選騎三萬欲攻幽州后晒之曰豈有試油而攻一國者乎因指帳前樹謂太祖曰此樹無皮可以生乎太祖曰不可后曰幽州城亦猶是耳吾但以三千騎伏其傍掠其四野使城中無食不過數年城自困矣何必如此躁動輕舉萬一不勝爲中國笑吾部落亦解體矣太祖乃止 太祖之崩也后屢欲以身爲殉諸子泣告惟截其右腕置太祖柩中朝野因號爲斷腕太后上京置義節一作節義寺立斷腕樓且爲樹碑 先是后任智用權立中子德光在其國稱太后左右有桀黠者后輒謂曰爲我達語於先帝至墓所卽殺之前後所殺以百數最後平州人趙思溫當往思溫不行太后曰汝事先帝親近何爲不行對曰親近莫如后后行臣則繼之太后曰吾非不欲從先帝於地下顧諸子幼弱國家無主不得往耳乃斷一腕置墓中思溫亦得免 太宗與晉帝構

怨帝用兵連年中國疲憊契丹人畜亦多死國人厭苦之太后謂太宗曰使漢人爲胡主可乎曰不可太后曰然則何故欲爲漢主曰石氏負恩不可容太后曰汝今雖得漢地不能居也萬一蹉跌悔何所及又曰漢兒何得一餉眠自古但聞漢和番不聞番和漢漢兒果能回意我亦何惜與和其後晉復來請和卑辭謝過疑其語忿謂無和意乃止 太宗自大梁回師崩於欒城諸將奉東丹王突欲之子兀欲爲帝太宗喪至國太后不哭曰待諸部寧一如故則葬汝矣 先是太祖崩於渤海太后殺諸將數百人太宗崩諸將懼死乃謀奉兀欲勒兵北歸太后聞之大怒發兵拒之兀欲以偉王爲先鋒前相遇於石橋李彥韜本從晉主北遷是時隸太后麾下爲擺陣使迎降於偉王太后兵由是大敗兀欲幽述律太后

於太祖墓側居之沒打河

太宗蕭皇后

太宗皇后蕭氏涿州人遼興節度使蕭延思之女也契丹所貴惟耶律與蕭二姓后一入宮正位椒房凡后族皆以蕭為氏后之生也有異於常及長聰慧美姿容帝甚寵敬之生二子長曰述律後為穆宗述軋篡弑之時眾所擁立次日蒙兀太宗南入大梁述律后專秉國事后無所預弟蕭翰性殘忍后每戒其多殺太宗崩於樂城后時在國後崩與帝合喪暨穆宗即位立陵寢廟建碑頌德

世宗甄皇后

世宗皇后甄氏漢地人後唐潞王時為宮人世宗從太宗南入大梁得之宮中時后年四十一歲世宗幸之生六子長曰明記後即位為景宗次日平王荆王吳王寧王河間王世宗既登位冊為皇

后后少而端重風神閑雅暨正椒宮繩治有法自太祖太宗連年戰爭驅馳戎馬曾無寧歲至帝嗣位為部族所推而神志昏惰國人至以睡王目之后性嚴明宮庭之內不干以毫髮私中朝喪亂劉知遠郭威代興自稱為帝帝承強盛之餘憤憤無立志后與參帷幄密贊大謀然奄奄歲時既而有火神淀之弑后并害焉其後后之子明記復為部眾推立葬于鑿巫閭山立陵其側建廟樹碑

碑文翰林學士李昉所撰

穆宗蕭皇后

穆宗皇后蕭氏幽州厭次人父知璠內供奉翰林承旨后初產之日有雲氣馥郁久之幼有儀觀進趨軌則帝居藩時納為妃暨即位后正中宮是時契丹繼代恬安兵勢少弱中朝藩鎮如南唐北漢及李守貞之類皆用蠟丸帛書求援以為強帝不能甚應之后

性柔婉不能規正黑山之弑帝酣忍罹禍焉后無子眾共推立明記是為景宗

景宗蕭皇后

景宗皇后蕭氏名燕燕侍中守尚書令蕭守興之女也或以燕燕為北宰相蕭思溫女景宗自幼年遭火神淀之亂世宗與后同時遇害帝藏積薪中因此嬰疾及即位國事皆燕燕決之蕭守興以后父超封魏王其決大政景宗崩后領國事自稱太后凡四子長名隆緒即聖宗次名隆慶番名菩薩奴封秦晉王次名隆裕番名高七封齊國王次名鄭哥八月而夭女三人長曰燕哥適后弟北宰相畱住哥署駙馬都尉次曰長壽奴適后姪東京畱守悖野次曰延壽奴適悖野母弟肯頭延壽奴出獵為鹿所觸死后即縊殺肯頭以殉葬后有姊二人長適齊王王死自稱齊妃領兵三萬屯

西鄙驢駒兒河嘗閱馬見番奴撻覽阿鉢姿貌甚美因召侍宮中后聞之繫撻覽阿鉢挾以沙囊四百而離之踰年齊妃請於后願以為夫后許之使西伐達^得鞑盡降之因謀率其眾奔骨麻札國結兵以篡后后知之遂奪其兵命領幽州次適趙王王死趙妃因會飲毒后為婢所發后酖殺之后天性忤忍陰毒嗜殺神機智略善馭左右大臣多得其死力統和年間舉國南征后親跨馬行陣與幼帝提兵初趣威虜軍順安軍東趣保州又與幼帝及統軍順國王撻覽合勢以攻定州餘眾直抵深祁以東又從陽城淀緣胡盧河踰關南抵瀛州城下兵勢甚盛后與幼帝親鼓眾急擊矢集城上如雨復自瀛州抵貝冀天雄南宋惶遽駕親幸澶淵后為謀主至遣王繼忠通好及所得歲幣亦后之謀也國中所謂神武控鶴羽林驍武等皆后自統之其將有南北皮室當直

契丹國志 卷十三 三 插葉山房

舍利等是時聖宗年少宋使臣曹利用張皓之議和皆后與幼帝引至帳前問勞設館左飛龍使韓杞至宋朝先授幼帝書再升殿跪奏云太后令臣上問皇帝起居此可以知太后專其政人不畏其幼帝也是年帝上后尊號曰睿德神略應運啓化法道洪仁聖武開統承天皇太后自南北通和後契丹多在中京武功殿聖宗居之文化殿太后居之好華儀而性無檢束每宴集有不拜不拱手者惟后願固盟好而年齒漸衰宰相耶律隆運專權有辟陽侯之幸寵榮終始朝臣莫及焉其後歸政于帝未踰月而崩臨朝二十七年年五十七諡曰宣獻

聖宗蕭皇后

聖宗皇后蕭氏父突忽追封陳王性慎靜寡言聖宗選入宮生木不孤卽與宗次日達如李又公主二人冊爲順聖元妃三兄弟皆封王姊妹封國夫人弟徒古撒又尙燕國公主兄解里尙平陽公主陳六尙南陽公主皆拜駙馬都尉又納兄季穆女爲興宗后弟高九女爲帝弟妃前後恩賜不可紀極諸連姍姍竝擢顯官齊天后蕭氏本正后也屢誕皇子不育聖宗顧待隆渥元妃妬恩媚寵纔毀百端聖宗終不之信聖宗崩元妃自立爲太后乃殺齊天后詳見帝紀后殘忍陰毒居喪未及一年先朝所行法度變更殆盡不俟聖宗服闋加尊號曰法天皇太后駙馬蕭懇得一子正梯自景宗朝承天后襁育之逮至成人聖宗恩視比之皇子尙韓國公主後平渤海勳業隆重封蘭陵王后兄弟媚而殺之連坐如木柵里大師觀音大師彌勒大師等十餘人一皆功臣駢首誅夷內外嘆憤犯賊等人累朝切齒雖經赦宥竝不敘用山陵未畢后已洗滌用之一一擢諸清途毛克和等四十人后家奴隸咸無勞績皆

授防團節度使至於出入宮掖詆慢朝臣賣官鬻爵殘毒番漢自是幽燕無行之徒願沒身為奴者眾矣后姊秦國夫人早年娶居艷醜私門后見長沙王名謝家奴瑰偉美姿容為殺其妃而以秦國妻之后妹晉國夫人喜戶部使耿元吉貌美后從晉國之請亦為殺其妻以晉國妻之淫虐肆行刑政弛紊南北面番漢公事率其弟兄掌握之凡所呈奏弟兄聚議各各弄權一作各弄大權朝臣朋黨每事必知太后臨朝凡四年興宗方幽而廢之契丹已困矣太后之廢也諸舅滿朝權勢灼奕帝懼內難乃與殿前都點檢耶律喜孫護位太保耶律劉三等定謀廢后召硬寨拽刺護位等凡五百餘人帝立馬於行宮東之二里小山上喜孫等直入太后宫驅后登黃布車幽于慶州諸舅以次分兵捕獲或死或徙餘黨竝誅是時乃重熙之二一年也法天既廢仍詔靈州節度使內庫都點檢王

繼恩內侍都知監門衛大將軍監南北面番漢臣僚其一作其不便軍民三十餘事竝立改之後數年帝聽講報恩經感悟迎回太后

興宗蕭皇后

興宗皇后蕭氏應州人法天皇后弟樞密楚王蕭孝穆之女也容德兼美曲盡和敬生三子長曰洪基即道宗次曰紇根名洪道封燕王又次曰壽干名洪德封晉王帝酷好沙門縱情無檢后每伺帝有所失隨即匡諫多所宏益洪基即位尊為睿聖洪慈順天皇太后清寧五年后崩與帝合葬

道宗蕭皇后

道宗皇后蕭氏平州人贈同平章事蕭顯烈女也后生有神光之異後入宮為芳儀進位昭儀生空古里是為秦王後名元吉餘子皆不育道宗登位后正位中宮性恬淡寡欲魯王宗元之亂道宗

與同射獵內外震恐未知音耗后勒兵鎮帖中外甚有聲稱後崩葬祖州

海濱王蕭皇后

海濱王后蕭氏平州人節度使蕭檣刺之女也奉先保先兄弟皆緣后寵柄任當朝后性閑淑有則度遭女真之難天祚荒淫后不能違以至禍敗焉山金司之禍后并被擒粘罕納為次室其後耶律余覲雲中起兵兀室誅余覲并及於后兀室回至燕山請罪於粘罕曰蕭氏契丹天祚元妃也與兄實乃仇讎不得已而從彼素忍死以待兄者將有待於今日也今既見事無成恐或不利於兄且兄橫行天下萬夫莫當而此人帷幄之間可以寸刃害兄於不測矣事當預防以愛兄故已擅殺之粘罕起而謝之既而泣下

海濱王文妃

海濱王文妃本渤海大氏人幼選入宮聰慧閑雅詳重寡言天祚登位冊為文妃生晉王文妃自少時工文墨善歌詩見女真之禍日日侵迫而天祚醉心畋遊不以為意一時忠臣多所疎斥時作歌詩以諷諫曾有歌云莫嗟塞上暗紅塵莫傷多難為一作畏女真不如塞却姦邪路選取賢臣直須臥薪而嘗膽激壯士之捐身便可以朝清漠北夕枕燕雲詞多不備載其諷切不避權貴如此又曾作詠史詩云丞相朝來劔佩鳴千官側目寂無聲養成外患嗟何及禍盡忠臣罰不明親戚竝居藩翰位私門潛蓄爪牙兵可憐昔代秦天子猶向宮中望太平其詩之感烈有如此者天祚見而銜之是時契丹緣金人之禍喪郡縣幾盡天祚遊畋不輟嘗有倦勤意諸子中惟晉王最賢蕭奉先乃元妃兄深忌之會文妃之姊適耶律撻曷里妹適耶律余覲奉先誣告余覲欲立晉王尊天祚

為太上皇帝於是戮撻曷里并其妻文妃與晉王相繼受誅
 論曰孽呂專朝則人斃喪妖媚之質艷武稱制則羅網碎王侯
 之軀天下有猜忍陰毒之性武夫悍卒所無而於婦人女子乎
 見之初興之述律繼軌之二蕭是已然能忍於諸酋之屠戮而
 不能忍於長陵之技淚能勇於南侵之塗炭而不能忍於辟陽
 之割恩齊天可殺也不大橫歟武轍可尋也不伊感歟若乃海
 濱降號不見泣竹之妃賈禍詩訶空餘憂國之涕斯亦遭家不
 造末如之何矣

契丹國志卷之十三 終

契丹國志卷之十四

宋葉隆禮撰

掃葉山房校刊

諸王傳

東丹王

東丹王名突欲太祖長子母曰述律氏太祖攻渤海拔其夫餘城
 更名曰東丹國命其長子突欲鎮東丹號人皇王時唐明宗初年
 也太祖崩於渤海述律后使少子安端少君守東丹與長子突欲
 奉太祖之喪發渤海 先是突欲鎮東丹時乃渤海國亦有宮殿
 被十二旒冕服皆畫龍像稱制行令凡渤海左右平章事大內相
 已下百官皆其國自除授歲貢契丹國細布五萬疋麤布十萬疋
 馬一千匹太祖崩述律后愛中子德光欲立之至西樓命與突欲
 俱乘馬立帳前謂諸將曰二子吾皆愛之莫知所立汝曹擇可立

者執其轡諸將知其意爭謹躍曰願事元帥太子后曰眾之所欲吾安敢違遂立之為天皇王稱皇帝突欲慍帥數百騎欲奔唐為邏者所遏后不罪遣歸東丹唐明宗長興元年突欲自以失職帥部曲四十人越海自登州奔唐明宗賜姓東丹名慕華以為懷化節度使瑞鎮等州觀察使其部曲及先所俘將惕隱等皆賜姓名惕隱姓狄名懷惠 次年明宗更賜東丹慕華姓名曰李贊華

明宗長興三年以贊華為義成節度使選朝士為僚屬輔之贊華但優游自奉不豫政事明宗嘉之雖時有不法亦不問以莊宗後宮夏氏妻之贊華好飲人血姬妾多刺臂以吮之婢僕小過或抉目或刀割火灼夏氏不忍其殘奏離婚為尼 贊華之歸唐乘船踰海因於海岸立木為碑惟書二十漢字詩云小山壓大山大山全無力羞見故鄉人從此投外國 贊華性好讀書不喜射獵初

在東丹時令人賫金寶私入幽州市書載以自隨凡數萬卷置書

堂於盤巫閭山上扁曰望海堂

以南至海可三十里有望海寺也

唐潞王末年石晉

丙叛求援契丹潞王已危乃遣宦者秦繼旻皇城使李彥紳殺之贊華遇害於其第石晉詔贈贊華燕王遣使送其喪歸國其後太宗破石晉入中原求得李彥紳秦繼旻殺之以其家族財物賜東丹王子兀欲兀欲後即位為世宗葬之盤巫閭山諡讓國皇帝

恭順皇帝

自在太子名阮太祖第三子母曰述律氏少豪俠有智略善彈工射太祖奇之曰吾家鐵兒也征渤海時山坂高峻士馬憚勞苦太子徑於東谷緣崖而進屢戰有功後渤海平封為自在太子尋薨葬於祖州追諡曰恭順皇帝一子拽刺封趙王為景宗所害

季文皇太弟

孝文皇太弟隆慶番名菩薩奴母曰蕭氏景宗第二子生而岐嶷儼若成人幼時與羣兒戲為行伍戰陣法指揮意氣無敢違者景宗奇之曰此吾家生馬駒也長善騎射驍捷如風定州之戰隆慶封為梁王加兵馬大元帥從其母蕭后以行力戰深入與擒王繼忠有功拜西京畱守封秦晉國王又拜尚書令尋薨葬祖州諡曰孝文皇太弟

齊國王隆裕

齊國王隆裕番名高七母曰蕭氏景宗第三子性沉毅美姿容始封鄭王遙授西南面招討使拜吳國王自少時慕道見道士則喜後為東京畱守崇建宮觀備極輝麗東西兩廊中建正殿接連數百間又別置道院延接道流誦經宣醮用素饌薦獻中京往往化之後蕭太后一年而薨追封齊國王

魯王宗元

魯王宗元與宗同母弟也少而雄耿很復過人始封鄭王又加兵馬大元帥封晉國王性極殘忍每出一囚犯死罪者命眾集一作聚射斬而鬻之流血滿前飲啗自若意志一作氣不臣每伺時豐洪基嗣立奉長樂之命以為皇叔後因遊獵伺間弑帝左右遮救得免宗元併其子洪孝受誅

晉王宗懿

晉王宗懿番名查箇只聖宗弟孝文皇太弟隆慶之子也少有氣局幹略過人聖宗雅一作推愛諸姪每誡之曰汝勿以材能陵物勿以富貴驕人惟忠惟孝保家保身始封中山王歷龍化州一本無川字建宜平州節度使改封晉王薨

燕王洪道

燕王洪道番名叱地好道宗同母弟也頗有武略庫莫奚侵擾詔洪道討之洪道伏兵林中佯敗而走奚掠輜重洪道與伏兵合擊之盡殪後渤海高禎樂反又命洪道討之終於燕京畱守封燕王

梁王信寧

梁王信寧番名解里北大王烏幹之子始以祗候郎君授林牙雲中奉聖州蔚州節度使同平章事與帝同謀逐太后出宮拜南大王北大王惕隱南宰相封梁王加尙父致仕

論曰后不可竝竝后則傾嫡不可匹匹嫡則危契丹起自朔荒吞噬上國嫡庶之分亦安知之元帥太子之稱不以屬之突欲而以屬之德光則其立國之初已可議矣既而述軋生問鼎之謀宗元受借首之戮亦何怪其然哉

契丹國志卷之十四 終

契丹國志卷之十五

宋葉隆禮撰

掃葉山房校刊

外戚傳

述律魯速

一本作述下竝同

述律魯速太祖皇后兄也蕃部人世爲酋長少壯武有膽略部人憚之從太祖平奚有功授統軍使盧文進自新州來奔太祖歲入燕塞魯速以兵從又從圍周德威於幽州機巧善智城幾克會救至退師改授奚王府監軍東路兵馬都統軍子屈列尙奧哥公主

蕭延思

蕭延思涿州人太宗皇后父也少習武藝有材力能左右持一作馳射自太祖時從平諸番常率騎數十深入敵陣屢戰有功太宗南援石晉時少本多掃古撒已死矣太宗每嘆曰斯人尙在中原不無少字

足平也終北面都部署遼興節度使

劉珂

劉珂平章事晞之次子也尚世宗妹燕國公主少善射以材能稱賦性謹重未嘗有過為太宗所知太宗忿石晉負恩連年南牧戰定州時深入帝馬陷泥濘中珂下馬奉帝出身被數十瘡流血滿體太宗壯之遷林牙行宮都部署西北路兵馬招討使從入大梁授同知京府事尋授漢人樞密使封吳王

蕭守興

蕭守興番名喂呱侍中解里鉢長子也始為祇候郎君林牙左宣徽使景宗居藩燕燕為妃即位冊立為后守興以后父為侍中其當國政是時景宗嬰疾北漢見僭叛悉平南宋侵或作憂逼屢遣蠟丸求援而守興柱石非材兵勢少弱石嶺關南之敗喪萬餘人後

又遷尚書令封魏王任遇彌堅年既昏耄事多徇私吏有言韻微訛者抉摘示明朝廷以此患之畏后不敢言

蕭季穆

蕭季穆番名陳六法天皇后兄也初后選入宮為聖宗夫人授大將軍后封元妃遷北宰相封燕王季穆機悟有才藝馳馬立射五的時人莫能及聖宗在位喜其忠謹與參軍國大謀時渤海反於東京有眾數萬命季穆為行營兵馬都統討之大酋宿石貞柵于金閣山上險峻不可攻季穆為宣揚恩意開其自新凡所招降七萬餘戶而還以功授東遼王聖宗疾亟急召赴闕聖宗崩以輔立功封晉王又納女為興宗后授樞密使楚國王

蕭奧只

蕭奧只番名播古父燕京統軍使撻里麼之子撻里麼於統和中

攻南宋澶州為流矢所中死城下奧只以父戰功為祇候郎君遷
 林牙契丹諸行宮都部署又遷彰國節度使奧只雖家門貴盛而
 虛已接物汲引諸名士時論賢之宋張昇來使奧只以侍中為館
 伴從容言兩朝盟好誓若山河毋以小嫌遽傷大信與昇論談移
 日曲盡其權昇亦云侍中北朝儀表也深敬異之後授北宰相宣
 徽使封鄭王

論曰漢王諸呂炎光幾矇唐柄三思皇運斯厄古今外戚之家
 未有不驕奢恃權馴至於蹙且敗也述律諸人起兜鍪連輝赫
 奕有纍纍金印之封無彰彰鴟吻之迹難矣然考契丹之所以
 亾竟不出於外戚之家豈亂之至匪降自天時君終當以后族
 為永鑒歟如蕭奉先諸人是已別有傳

契丹國志卷之十五

終

契丹國志卷之十六

此卷以下元版缺據曹彬侯鈔本校

宋葉隆禮撰

掃葉山房校刊

列傳

韓延徽

韓延徽幽州人也仕劉守光為幕府參軍守光與六鎮構怨自稱
 燕帝延徽諫之不從守光置斧質於庭曰敢諫者斬孫鶴力諫守
 光殺之延徽以幕府之舊且素重之得全守光末年衰困盧龍巡
 屬皆入于晉遣延徽求援於契丹太祖怒其不拜畱之使牧馬於
 野延徽有智略頗知屬文述律太后言於太祖曰延徽能守節不
 屈此今之賢者奈何辱以牧圉宜禮用之太祖召延徽語悅之遂
 以為謀主舉動訪焉延徽始教太祖建牙開府築城郭立市里以
 處漢人使各有配偶墾藝荒田由是漢人各安生業逃亾者益少

契丹威服諸國延徽有助焉頃之延徽逃奔晉王晉王欲置之幕府掌書記王緘疾之延徽不自安求東歸省母過貞定止於鄉人王德明家德明問所之延徽曰今河北皆爲晉有當復詣契丹耳德明曰叛而復往得無取死乎延徽曰彼自吾歸如喪手目今往詣之彼手目復完安肯害我旣省母遂復入契丹太祖聞其至大喜如自天而下拊其背曰曩者何往延徽曰思母欲告歸恐不聽故私歸耳太祖待之益厚及稱帝以延徽爲相累遷至中書令晉王遣使至契丹延徽寓書於晉王敘所以北去之意且曰非不戀英主非不思故鄉所以不畱正懼王緘之讒耳因以老母爲託且曰延徽在此契丹必不南牧故終同光之世契丹不深入南牧延徽之力也後太宗援石晉得幽燕會同稱制以延徽兼樞密使同平章事後數年延徽卒於契丹

張礪

張礪磁州滏陽人也唐魏王繼岌征蜀時爲掌書記繼岌死礪詣王府慟哭久之潞王時爲翰林學士石敬瑭叛潞王以趙德鈞爲行營招討礪以翰林學士爲行營判官礪隨德鈞入契丹太宗復以爲翰林學士礪事太宗甚忠直遇事輒言無所隱避太宗甚重之後自契丹逃歸中國爲追騎所獲太宗責之曰何故捨我去對曰臣南人飲食衣服皆不與此同生不如死願早就戮太宗顧通事高彥英曰吾嘗戒汝善遇此人何故使之失所而亾若失之安可再得耶遂答彥英而謝礪是年太宗會同改元參用中國人爲公卿百官以礪爲翰林承旨兼吏部尙書太宗旣入大梁一時番將恣橫肆行殺戮如蕭翰麻荅耶律郎五之類縱兵殺掠尤甚礪言於太宗曰今大遼已得天下中國將相宜用中國人爲之不宜

用北人及左右近習苟政令乖失則人心不服雖得之猶將失之太宗不從後改除爲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大兵北歸回居恆州蕭翰麻荅以鐵騎圍其第礪方臥病出見之翰數之曰汝何言於先帝云北人不可爲節度使又吾爲宣武節度使且國舅也汝在中書乃帖我又先帝畱我守汴州令我處宮中汝以爲不可又譖我及解里於先帝云解里好掠人財我好掠人子女我必殺汝命鎖之礪抗聲曰此皆國家大體吾實言之欲殺卽殺奚以鎖爲麻荅以大臣不可專殺力救止之翰乃釋之是夕礪憤恚而卒

趙延壽

趙延壽相州人也父德鈞唐爲盧龍節度使石敬瑭叛與契丹會擊張敬達潞王令德鈞將幽州兵由飛狐出契丹軍後德鈞密與契丹通許以厚賂云若立己爲帝卽請以見兵南平洛陽與契丹爲兄弟國契丹以晉安未下欲許德鈞之請晉高祖亟使桑維翰入說太宗太宗從之指帳前石謂德鈞使者曰我已許石郎此石爛方可改也後太宗至潞州德鈞父子迎謁於高河太宗問德鈞曰汝在幽州所置銀鞍契丹直何在德鈞指示之太宗命盡殺之於西郊凡三千人遂鎖德鈞延壽送歸其國德鈞見述律太后悉以所賚寶貨并籍其田宅獻之太后問曰汝近者何爲往太原德鈞曰奉唐主之命太后指天曰汝從吾兒求爲天子何妄語耶又自指其心曰此不可欺也又曰吾兒將行吾戒之云趙大王若引兵北向渝關亟須引兵歸太原不可救也汝欲爲天子何不先擊退吾兒徐圖亦未晚汝爲人臣旣負其主不能擊敵又欲乘亂邀利所爲如此何面目復求生乎德鈞俛首不能對又問器玩在此

田宅何在德鈞曰在幽州問今屬誰德鈞曰屬太后太后曰然則又何獻焉德鈞益慙自是鬱鬱不多食踰年而死德鈞既卒太宗釋延壽而用之其後會同改元參用番漢以延壽爲樞密使尋兼政事令太宗遣使如洛陽取延壽妻唐國長公主以歸會同六年以延壽爲盧龍節度使是時晉少帝初立構怨契丹延壽欲代晉帝中國屢說太宗擊晉太宗頗然之乃集山後及盧龍兵合五萬人使將之委之經略中國曰得之當立汝爲帝又嘗指延壽謂晉人一作軍曰此汝主也延壽信之由是爲契丹盡力會同八年延壽與其弟延照將兵五萬南征逼貝州陷之吳巒死所殺且萬人太宗逼澶州屯元城延壽屯南樂以延壽爲魏博節度使封燕王會同十一年延壽進言於太宗陳橋降卒得免死者二三十萬人先是晉軍降契丹太宗悉收其鎧計數百萬貯恆州驅馬數萬歸其

遣杜重威將其眾從己而南及河太宗以晉兵之眾恐其爲變欲悉以遼騎擁而納之河流或諫曰晉兵在他所者尙多彼聞降者盡死必皆拒命爲患不若且撫之徐思其策太宗乃使重威以其眾屯陳橋會久雪官無給士卒凍餒咸怨重威相聚而泣重威每出道旁人皆罵之太宗猶欲誅晉兵延壽言於太宗曰皇帝親冒矢石以取晉國欲自有之乎將爲它人取乎太宗變色曰朕舉國南征五年不解甲僅能得之豈爲它人乎延壽曰晉國南有唐西有蜀常爲仇敵皇帝亦知之乎曰知之延壽曰晉國東自沂密西及秦鳳延袤數千里邊於吳蜀常以兵戍之南方暑濕土國之人不能居也它日車駕北歸以晉國如此之大無兵守之吳蜀必相與乘虛入寇如此豈非爲它人取之乎太宗曰朕不知也然則奈何延壽曰陳橋降卒可分以戍南邊則吳蜀不能爲患矣太宗

曰朕昔在上黨失於斷割悉以唐兵授晉既而返爲仇讎北向與吾戰辛勤累年僅能勝之今幸入吾手不因此時悉除之豈可復畱以爲後患乎延壽曰曷畱晉兵於河南不質其妻子故有此憂今若悉徙其家於恆定雲朔之間每歲分番使戍南邊何憂其爲變哉此上策也太宗悅曰善惟大王所以處之由是陳橋兵始得免分遣還營天祿元年太宗初許延壽代晉後負約恨之謂人曰我不復入龍沙矣太宗崩延壽僞稱受太宗遺詔權知南朝軍國事永康王兀欲鎖之後二年延壽卒於契丹

論曰契丹之興當朝柄國率其國人名曰番漢襍用然漢人無幾矣而名之彰彰尤著者莫如延徽諸人方延徽屈身牧圉微述律后一言終其身夕陽牛背間耳城郭宮室誰其畫之威服諸番誰其翼之太祖之興延徽有力焉礪與延壽自南歸北委質太宗朝痛番臣之橫肆救陳橋之降卒謂非忠誠天性不可而一困於麻荅之強一失於睥睨之誤豈不重可嗟歟

契丹國志卷之十七

宋葉隆禮撰

掃葉山房校刊

列傳

蕭翰

蕭翰本國人述律太后之兄子也其妹復為太宗后翰始以蕭為姓自爾契丹后族皆稱蕭氏翰最殘忍工騎射太宗與張敬達交鋒翰等自東北起衝唐兵為二唐兵大敗步兵死者萬人太宗南入大梁以天時向暑難久畱欲畱親信一人為節度使百官請迎太后太宗曰太后族大如古柏根不可移也又欲盡以晉百官自隨恐搖人心乃詔有職事者從行餘畱大梁復以汴州為宣武軍翰為節度使滋德宮有宮人五十餘人翰欲取之宦者張環不與翰破鎖奪宮人執環燒鐵灼之腹爛而死會同末年翰聞北漢高

祖擁兵而南欲北歸恐中國無主必大亂已不得從容而去時唐明宗子許王從益與王淑妃在洛陽翰遣高謨翰迎之矯稱太宗命以從益知南朝軍國事召已赴恆州從益淑妃匿於徽陵下宮不得已而出至大梁翰立以爲帝帥諸酋長拜之立百官畱燕兵千人爲從益宿衛翰乃辭行翰至恆州以兵圍張礪之弟麻荅以大臣不可專殺乃止

麻荅

麻荅太宗之從弟也會同九年契丹攻黎陽麻荅先驅晉博州刺史周儒以城降未幾周儒引麻荅自馬家口濟河營於東岸攻鄆州北津又陷德州擒刺史尹居璠太宗南人大梁以麻荅爲安國節度使又以爲中京畱守至相州崔延勳見麻荅趨走拜起跪而獻酒麻荅踞而受之麻荅貪殘猾忍民間有珍貨美女必奪而取

之又捕村民誣以爲盜披面抉目斷腕焚炙而殺之欲以威眾常以其具自隨左右前後懸人肝膽手足飲食起居於其間語笑自若出入或被黃衣用乘輿服御物曰茲事漢人以為不可吾國無忌也又以宰相員不足乃牒馮道判史館李崧判宏文館和凝判集賢劉煦判中書其僭妄如此然契丹或犯法無所容貸故市肆不擾常恐漢人亾去謂門者曰漢有窺門者卽斷其首來麻荅遣使督運於洛州洛州防禦使薛懷讓聞漢高祖入大梁殺其使者舉州降高祖遣兵萬人會懷讓攻劉鐸於邢州不克鐸請兵於麻荅遣其將楊安及前義武節度使李殷將千騎攻懷讓於洛州懷讓嬰城自守安等縱兵大掠於邢洛之境契丹所畱守不滿一千麻荅令所司給萬四千人食收其餘以自人麻荅常疑漢兵且以爲無用稍稍廢省又損其食以餉遼兵眾心怨憤漢兵謀攻麻荅

然畏契丹尚強猶豫未決會楊衮楊安等軍出契丹畱恆州者僅八百人何福進等遂決計未幾召馮道李崧會葬太宗漢兵突入府中焚衙門與契丹戰會日暮有村民數千謀於城外欲奪北兵寶貨婦女北兵懼而北遁麻荅劉晞崔延勳皆奔定州與義成節度使耶律忠合漢有白再榮者拘人取財恆州謂之白麻荅虐可知矣麻荅歸世宗酖殺之

耶律郎五

耶律郎五即耶律忠國主族人也太宗南攻石晉郎五扈從累有戰功太宗入大梁以郎五為鎮寧節度使郎五性殘虐澶州人苦之賊帥王瓊率其徒千餘人襲據南城北渡浮航縱兵大掠圍郎五於牙城郎五聞漢平鄴都杜重威常懼華人為變未幾郎五與麻荅等焚掠定州悉驅其人棄城北去方廣千里剽掠殆盡

論曰陰山異氣殺伐鍾焉運數所乘山河改色太宗德光鐵馬中原翰等諸人分麾長驚而谿壑難滿剽掠窮凶遂使忠臣鬱憤恚之胸生靈塗肝腦之血不亦重可悲歟

契丹國志卷之十七

契丹國志卷之十八

宋葉隆禮撰

掃葉山房校刊

列傳

盧文進

盧文進字大用幽州范陽人也文進身長七尺偉儀容守光與晉王構怨時晉王遣周德威攻幽州文進以騎先降拜蔚州刺史是時李存矩統山後八軍為新州團練使及晉王在河上與劉鄩血戰會新州兵存矩募山後勁兵數千人驍勇難制又課民出馬以十牛易或一馬怨之入骨山後兵又憚遠行至祁溝關本多聚無關字謀作亂文進有少女一本女字在少上而艷存矩求為側室文進不敢違而心常內愧因與亂軍殺存矩攻新州不克遂帥其眾奔于契丹後引契丹軍攻新州刺史安金全不能守棄城去周德威援之進攻

新州契丹眾數萬德威不勝大敗奔歸文進與契丹進攻幽州圍城且二百日城中危困晉王親將兵救之方始解去契丹以文進為幽州節度使又以為盧龍節度使文進在新州歲歲以輕騎出入塞上攻掠剽奪無有寧息幽瀛涿莫間常被其患又教契丹以中國織絨工作無不備契丹由此益強南兵屯涿州時饋運自瓦橋關至幽州嚴界埃常苦鈔奪為邊患者十餘年皆文進所為也後奔南唐初文進攻新州不克夜走墜塹一躍而出明日視之乃郡之黑龍潭也絕岸數丈深不可測又嘗有大蛇徑至座間引首及膝文進取食飼之而去由是自負往來南北無挫衄焉

論曰皇運將傾則大盜移國狂謀未敗則桀猾不亾求之五代盧文進其人歟方其自負龍蛇之異叛亂南北之間見其不敗者謂之智者其成敗則謂之天饋運可掠也惠彼戎車之膏燕

地可取也痛哉肝腦之血此感今懷古之士觀此未有不為之

慨然者

耶律隆運

耶律隆運本漢人姓韓名德讓祖知古加右僕射中書令父匡嗣追封秦王隆運性忠願謹慤智略過人景宗嬰疾后燕燕與決國事雅重隆運擢授東頭供奉官充密院通事尋轉上京皇城使超授遼州節度使改授同知燕京留守又遷平州節度使改樞密使兼行營都部署隆運自在景宗朝翼決庶政帝后少年有辟陽之幸景宗疾亟隆運不俟詔密召其親屬一作族等十餘人竝赴行帳時諸王宗室二百餘人擁兵握政盈布朝廷后當朝雖久然少姻婭助諸皇子幼穉內外震恐隆運請于后易置大臣敕諸王各歸第不得私相燕會隨機應變奪其兵權時趙王等俱在上京隆運

奏召其妻子赴闕景宗崩事出倉卒布置已定乃集番漢臣僚立
梁王隆緒宗真爲皇帝時年十二後爲聖宗興仍尊后曰仁慈翊聖應天
皇太后尋以輔立功守司徒同政事進封楚王賜姓耶律氏及改
賜今名未幾拜大丞相充契丹漢兒樞密使南北面諸行宮都部
署改封齊王隆運孜孜奉國知無不爲忠孝至誠出於天性帝以
隆運輔翼功前後少比乃賜鐵券誓文躬自親書齋戒焚香於北
斗星下讀之宣示番漢諸臣又以隆運一族附籍橫帳列於景宗
廟位契丹橫帳猶宋朝玉牒所也隆運自爲相以來結懽宋朝歲
時修睦無少間隙帖服中外靡有邪謀未幾改封晉王授尙書令
賜以几杖入朝不拜上殿不趨左右護位特置百人北法護位惟
國主有之帝以隆運動大恩數優渥見則盡敬至父事之秦齊二
王每日一問起居至隆運所居帳二里外已去蓋下車徒步而進

既其回也列揖於帳外隆運坐而受之帝或至其帳亦五十餘步
下車隆運出迎盡禮帝亦先爲之揖及入內同家人禮飲膳服食
盡一時水陸珍品諸國爭爲奇怪人貢動駭耳目隆運疾帝與太
后禱告山川召番漢名醫診視朝夕不離左右及薨帝與后諸王
公主已下并內外臣僚制服行喪葬禮一依承天太后故事靈柩
將發帝自挽轎車哭送羣臣泣諫百餘步乃止葬乾陵側詔影堂
制度一同乾陵又詔諸處應有景宗御容殿皆以隆運眞容置之
殿內其眷遇始終無與比倫有如此者隆運兄弟九人緣翼戴恩
超授官爵皆封王諸姪三十餘人封王者五人餘皆任節度使部
署等官隆運薨無子帝特以皇姪周王宗業紹其後宗業本齊國王隆裕之子始封
廣王未幾徙封周王歷中京留守平州錦州節度使宗業薨葬乾
陵側宗業無子帝復以周王同母弟宗範繼隆運後歷龍化州節

度使燕京畱守封韓王

論曰古今天下有權臣有重臣權臣之權其君危如綴旒重臣之重其國安如泰山耶律隆運因緣中宮策立明睿鎮服內外無有邪謀不可謂之非權臣亦不可謂之非重臣也遂乃釋肺腑之戚玉譜聯名席茅土之封金枝入繼斯不謂之千載之逢而非非常之遇歟

劉六符

劉六符平州人也年十五究通經史兼綜百家之言長而喜功名慷慨有大志歷事聖宗朝為著作郎中允又為詹事國子祭酒與宗時為翰林學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契丹聚兵幽薊來求關南時宋慶歷二年也先是西一本西下有夏字兵久不決六符以宋朝為怯又李士彬劉平之兵屢敗宋朝肝食積苦兵間因說其主

聚兵幽涿聲言南征而六符及蕭英先以書來求關南十縣其書皆六符所撰也書至宋朝富弼為回謝使弼至沒打河六符館之謂弼曰北朝皇帝堅欲割地如何弼曰北朝若欲割地必志在敗盟南朝決不從有橫戈相待耳六符曰南朝若堅執則事安得濟弼曰南朝不發兵而遣使好辭更議嫁女益幣豈堅執乎六符引弼入見往復辯議與宗大感悟乃從弼所請是年八月宋朝再遣富弼賚國書誓書至契丹清泉淀金瓊館許增以歲幣二十萬時契丹固惜盟好惟六符畫策揚聲聚兵幽涿以動宋朝宋方困西夏之擾名臣猛將相繼敗屻呂夷簡畏之契丹既得歲幣五十萬勒碑紀功擢六符樞密使禮部侍郎同修國史後遷至中書政事令子孫顯貴不絕為節度觀察使者十數人

論曰臣於慶歷年間劉六符求關南一事每為之三嘆焉契丹

之禍始於石晉割幽燕而石晉卒有少帝之辱蔓延於我朝而我朝澶淵之好慶歷之盟極而至於宣和之戰禍猶未歇也何則天下視燕為北門失幽薊則天下常不安幽燕視五關為喉襟無五關則幽薊不可守晉割幽薊併五關而棄之此石晉不得不敗澶淵不得不盟慶歷之邀脅亦不得不為慶歷也至於宣和則極矣六符之來世以智計歸之而孰知產禍之由已有所自來哉

契丹國志卷之十八 終

契丹國志卷之十九

宋葉隆禮撰

掃葉山房校刊

列傳

馬保忠

馬保忠營州人也疏眉目豐下謹重寡欲斤斤自修士○一無人賢其行自力讀書不謁州縣節用以給親里大穰則賑其餘於鄉黨太平年間授洗馬改著作郎殿中丞興宗朝為樞密使尙父守太師兼政事令封燕國公時朝政不綱溺志浮屠僧至有正拜三公三師者官爵非人妄有除授保忠嘗從容進諫帝至怫然怒之詳見帝紀又嘗上言強天下者儒道弱天下者吏道今之授官大率吏而不儒崇儒道則鄉黨之行修修德行則冠冕之緒崇自今其有非聖帝明王孔孟聖賢之教者望下明詔痛禁絕之其篤意風

教如此後數年保忠卒賜諡曰剛簡

論曰官不當則人多覬覦源不清則下皆奔競契丹自重熙之時私謁肆行除授無法膜拜之徒亦授以公孤之官其濫極矣保忠雖空臆無諱然言諄聽藐末如之何哉

張琳

張琳瀋州人也為人忠義慷慨有大志在道宗朝為祕書中允天祚立兩為戶部使負東京人望女真日熾高永昌繼叛於渤海時天慶六年也永昌叛遼東五十餘州盡沒獨瀋州未下琳痛念鄉枋欲自討之契丹屢敗精兵銳卒十無一存琳討永昌搏手無策始招所謂轉戶軍蓋遼東渤海乃夙所讎若其轉戶則使從良庶幾捐軀奮命命下得兵三萬餘琳自顯州進兵渤海止備遼河三叉口琳遣羸卒數千陽為來攻間道以精騎渡河直趨瀋州渤海

始覺經三十餘戰渤海乃走保東京其後女真援至師自驚恐望風而潰失亾不可勝計琳遁入遼州請授遼興軍節度使乃平州也其後授燕京副留守與燕王淳同守燕淳僭位改元命琳守太師十日一朝平章軍國大事實疎之也琳鬱鬱而卒

論曰張琳丁時孔難則痛心於鄉國之危遭家不造則扼腕於燕王之立女真之勢湯湯方割揚灰注海安得不淪惜其情情問鼎之間曾無死清君側之志此姦人得以誑之而大節不無少貶歟

蕭奉先

蕭奉先天祚后族也嗣先保先皆其弟奉先在道宗朝為內侍供奉又為承旨歷吏部尚書緣恩宮掖專尚諂諛朋結中人互為黨與至天祚朝毬獵聲色日盡其心防微不早女真始起奉先時為

政事令同平章事又兼樞密使方混同江諸蕃大會之時天祚已
 疑阿骨打密謂奉先曰阿骨打意氣雄豪顧視不常當以事誅之
 不然恐貽後患奉先曰阿骨打誠服本朝殺之傷向化心設有異
 志叢爾小國何能為天祚乃止天慶四年阿骨打與師屠寧江州
 次年阿骨打又至弟嗣先以殿前都點檢充東北路招討使蕭撻
 勃也副之未陣而潰既而出河店之戰嗣先又敗詣闕待罪但免
 官而已由此士無鬪志望風奔潰保先亦奉先弟也為渤海畱守
 太師政令嚴酷亦以女真之難謂被殺為高永昌所殺海始天慶九年女真攻
 破陷上京發掘陵寢取其金銀珠玉奉先皆抑而不奏天祚問及陵
 寢事奉先對以初雖侵犯元宮不敢毀壞陵寢其蒙蔽欺罔類皆
 如此又誣告耶律余覲欲立晉王余覲叛奉先曰余覲宗枝非欲
 亾遼者不過求立晉王耳天祚惑之賜晉王死聞者揮涕眾心益
 離奉先柄國垂二十年以至國亾天祚奔夾山謂奉先曰誤我至
 此皆汝之罪宜亟去不然恐汝及禍并累我行未十里左右執而
 殺之

李儼

李儼本漢地人天祚嬖臣也少而狡桀倜儻不羣軒然夷倨才濟
 其姦與蕭奉先雅相厚善初為內侍省給事累遷至中書供奉積
 官至南面宰相封漆水郡王儼資猾性巧善諛佞人在天祚朝秉
 國樞柄凡十五年女真連年之難儼與奉先蒙蔽為欺以至於亾
 天祚不悟也儼嘗與知樞密院事牛溫有隙各進所親厚朋黨紛
 然恃奉先為內主溫不能勝及儼死奉先又薦其姪處溫為相竟
 至亾國惜也儼不逮橐街之戮云

耶律余覲

耶律余覲一名余覲一作都姑國主族人其妻天祚文妃之妹也文妃生晉王最賢蕭奉先忌之誣告余覲謀立晉王余覲奔歸女真女真以為西軍大監軍久不遷常怏怏有異志其軍下有合董也失其金牌女真疑其與林牙暗合遂質其妻子余覲有叛心明年九月約燕軍統軍反統軍之兵皆契丹人余覲謀誅西軍之在雲中者盡約雲中河東河北燕京守郡之契丹漢兒令誅女真之在官在軍者天德知軍偽許遣其妻來告時悟室為西監軍自雲中來燕微聞其事而未信與通事漢兒那也回行數百里那也見二騎馳甚遽問之曰曾見監軍否以不識對問為誰曰余覲下人那也追及悟室曰適兩契丹云余覲下人既在西京何故不識監軍北人稱雲中為西京恐有姦謀遂回馬追獲之搜其靴中得余覲書曰事已泄宜便下手復馳告悟室即回燕統軍來謁縛而誅之又二日至雲

中余覲微覺父子以遊獵為名遁入夏國夏人問有兵幾何云親兵三二百遂不納投達韞達韞先受悟室之命其首領詐出迎具食帳中潛以兵圍之達韞善射無衣甲余覲出敵不勝父子皆死凡預謀者悉誅契丹之黠漢兒之有聲者皆不免

大實

大實林牙林牙者乃其官名猶中國翰林學士大實則小名也北地間無姓者大實既降女真與大將粘罕為雙陸戲爭道相忿罕心欲殺之而口不言大實懼及既歸帳即棄其妻攜五子宵遁詰旦粘罕怪其日高不來使詔之其妻曰昨夕以酒忤大人大音畏罪而竄詢其所之不以告粘罕大怒以配部落之最賤者妻不肯

屈強之極口嫚罵遂射殺之大實深入沙子立天祚之子梁王為帝而相之女真遣故遼余覲帥兵經略屯田于合董城城去上京三千里大

實游騎數十出入軍前余覩遣使打話遂退沙子者蓋不毛之地
 皆平沙廣漠風起揚塵至不能辯色或平地頃刻高數丈絕無水
 泉人多渴死大寶之走凡三晝夜始得度故女真不敢窮追遼御
 馬數十萬牧於磧外女真以絕遠未之取皆為大寶所得今梁王
 大寶皆亾餘黨猶居其地

論曰亾契丹者蕭奉先李儼亾之也非女真也夫國之盛衰視
 其柄國之臣何如耳天祚荒淫委政后族惑於奉先儼之欺蔽
 阿骨打不當信而信之晉王不當害而害之夾山之禍有自來
 矣舉二百餘年之基業一朝而覆之姦諛之誤國其明效大驗
 至此極也悲夫

番將除授職名

高唐英

彰德節度使

崔廷勳

大同節度使

高模翰

河陽節度使

潘聿撚兀欲
姊婿

橫海節度使

雷珪兀欲
弟

義成節度使

劉晞常為樞密
平章事

西京畱守

耿崇美

昭義節度使

蕭海真兀欲
妻弟

幽州節度使

楊稱姑契丹
通事

忻州節度使

楊衮

武定節度使

漢官除授職名

韓紹芳

同平章事

竇振

三司使

韓紹昇

宣徽南院事

耿元吉

戶部使

劉元

兵部尚書知上京留守

劉四端

禮部尚書參知政事簽書樞密院事

張克忠

守司徒兼侍中知樞密院事

韓紹雍

行官都部署兼侍中

契丹國志卷之十九終

契丹國志卷之二十

宋葉隆禮撰

掃葉山房校刊

晉表

晉出帝降表

孫男臣重貴言頃者唐運告終中原失馭數窮否極天缺地傾先
 人有田一成有畝一族兵連禍結力屈勢孤翁皇帝救患摧剛興
 利除害躬擐甲冑深入寇場犯露蒙霜度鴈門之險馳風擊電行
 中冀之誅黃鉞一麾天下大定勢凌宇宙義感神明功成不居遂
 興晉祚則翁皇帝有大造於石氏也旋屬天降鞠凶先君即世臣
 遵承遺旨纂紹前基諒闇之初荒迷失次凡有軍國重事皆委將
 相大臣至於擅繼宗祧既非稟命輕發文字輒敢抗尊自啓釁端
 果貽赫怒禍至神惑運盡天亾十萬師徒望風束手億兆黎庶延

頸歸心臣負義包羞貪生忍耻自貽顛覆○一作墜上累祖宗偷度朝昏苟存視息翁皇帝若惠顧疇昔稍霽雷霆未賜靈誅不絕先祀則百口荷更生之德一門銜無報之恩雖所願焉非敢望也臣與太后妻馮氏於郊野面縛俟命

皇太后降表

晉室皇太后新婦李氏妾言張彥澤傳住兒等至伏蒙皇帝阿翁降書安撫者妾伏念先皇帝頃在并汾適逢屯難危同累卵急若倒懸智勇俱窮朝夕不保皇帝阿翁發自冀北親抵河東跋履山川踰越險阻立平巨孽遂定中原救石氏之覆亡立晉朝之社稷不幸先帝厭代祀子承祧不能繼好息民而反虧恩幸義兵戈屢動駟馬難追咸實自貽咎將誰執今穹昊震怒中外攜離上將牽羊六師解甲妾舉宗負釁視景偷生惶惑之中撫問斯至明宣恩旨曲示含容慰諭丁寧神爽飛越豈謂已垂之命忽蒙更生之恩省罪責躬九死未報今遣孫男延煦延寶奉表請罪陳謝以聞

澶淵誓書

宋真宗誓書

維景德元年歲次甲辰十二月庚辰朔七日丙戌大宋皇帝謹致誓書于契丹皇帝闕下共遵誠信誓度守歡盟以風土之宐助軍旅之費每歲以絹二十萬疋銀一十萬兩更不差使臣專往北朝只令三司差人搬送至雄州交割沿邊州軍各守疆界兩地人戶不得交侵或有盜賊逋逃彼此無令停匿至於墾畝稼穡南北勿縱搔擾所有兩朝城池並可依舊存守洵濠完葺一切如常即不得創築城隍開掘河道誓書之外各無所求必務協同庶存悠久自此保安黎庶○又作獻謹守封陲質于天地神祇告于宗廟社稷子孫

其守傳之無窮有渝此盟不克享國昭昭天鑒當共殛之遠具披陳專俟報復不宣

契丹聖宗誓書

維統和二十二年歲次甲辰十二月庚辰朔十二日辛卯大契丹皇帝謹致書于大宋皇帝闕下共議戢兵復論通好兼承惠顧特示誓書以風土之宜助軍旅之費每歲以絹二十萬疋銀一十萬兩更不差使臣專往北朝只令三司差人搬送至雄州交割沿邊州軍各守疆界兩地人戶不得交侵或有盜賊逋逃彼此無令停匿至於隴畝稼穡南北勿縱搔擾所有兩朝城池竝可依舊存守洵濠完葺一切如常卽不得創築城隍開掘河道誓書之外各無所求必務協同庶存悠久自此保安黎庶謹守封陲質于天地神祇告于宗廟社稷子孫共守傳之無窮有渝此盟不克享國昭昭天鑒當共殛之某雖不才敢遵此約謹告于天地誓之子孫苟渝此盟神明是殛專具諮述不宣

關南誓書

契丹興宗致書

維契丹重熙十年歲次壬午貳月第大契丹皇帝謹致書于兄大宋皇帝闕下粵自世修歡契時遣使輶封圻殊兩國之名方冊紀一家之美蓋欲洽於綿遠固將有以披陳切緣瓦橋關南是石晉所割迄乎柴氏以代郭周興一時之狂謀掠十縣之故壤人神共怒廟社不延至於貴國祖先肇創基業尋與敝境繼爲善鄰暨乎太宗紹登寶位於有征之地才定并汾以無名之師直抵燕薊羽石精銳禦而獲退遂致移鎮富國強兵南北王府并內外諸軍彌年有戍境之勞繼日備渝盟之事始終反覆前後諳詳嘗切審

專命將臣平河右炎涼屢易勝負未聞兼李元昊於北朝久已稱藩○又累會尚主克保君臣之道實為甥舅之親設罪合致討亦

宜垂報○一作赦邇者郭種使至杜防人回雖具音題而但虞詐謀已

舉殘民之伐會無忌器之嫌營築長堤填塞隘路開決塘水添置

邊軍既潛稔於猜嫌慮難敦於信睦倘或思久好共遣疑懷曷若

以晉陽舊附之區關南元割之縣俱歸當國用康黎人如此則益

深兄弟之懷長守子孫之計緬惟英晤深達悃悃適居春陽善綏

冲裕

宋朝回契丹書

維慶歷二年歲次壬午四月大宋皇帝謹致書于契丹皇帝闕下

昔我烈考章聖皇帝保有基圖惠養黎庶與契丹昭聖皇帝弭兵

講好通聘著盟肆余纂承共遵謨訓邊民安堵垂四十年茲者專

致使臣特貽緘問且以瓦橋舊地晉陽古封援石氏之割城述周

朝之復境係于異代安及本朝粵自景德之初始敦鄰堡之信凡

諸細故咸不寘懷况太宗皇帝親駕并郊匪圖燕壤當時貴國亟

發援兵既交石嶺之鋒遂舉薊門之役義非反覆理有因緣元昊

賜姓稱藩稟朔受祿忽謀狂僭倣擾邊陲曷議討除已嘗聞達杜

防郭種傳導備詳及此西征豈云無報聘輶旁午屢聞嫉惡之談

慶問交馳未諭聯親之故忽窺異論良用惘然謂將軫於在原反

致譏於忌器復云營築堤埭開決陂塘昨緣霖潦之餘失為愆溢

之患既非疎導當稍善防豈蘊猜嫌以虧信睦至於備塞隘路閱

習兵夫蓋邊臣謹職之常乃鄉兵充籍之舊在於貴境寧撤戍兵

一皆示以坦夷兩何形於疑阻顧惟歡契方保悠長遽興請地之

言殊匪載書之約信辭至悉靈鑿孔昭兩地不得相侵緣邊各守

疆界二書之外一無所求期狂久要弗違先志諒惟聰達應切感思甫屬清和妙臻戩穀

契丹回宋誓書

維重熙十一年歲次癸未八月壬申朔二十九日庚子弟契丹皇帝謹致書于兄大宋皇帝闕下來書云謹按景德元年十二月七日章聖皇帝與昭聖皇帝誓曰共遵誠信虔守歡盟以風土之儀物備軍旅之費用每歲以絹二十萬疋銀一十萬兩更不差使臣專往北朝只令三司差人搬送至雄州交割沿邊州軍各守疆界兩地人戶不得交侵或有盜賊逃遁彼此勿令停匿至於壠畝稼穡南北勿縱搔擾所有兩朝城池并各依舊存守修壕葺塞一切如常卽不得創築城隍開決河道誓書之外一無所求各務協心庶同悠久自此保安黎庶謹守封疆質于天地神祇告于宗廟社稷

稷子孫共守傳之無窮有渝此盟不克享祀昭昭天鑒其當殛之昭聖皇帝復荅云孤雖不才敢遵此約謹當告于天地誓之子孫神明具知嗚呼此盟可改後嗣何述切以兩朝修睦三紀于此邊鄙用寧干戈載偃追懷先約炳若日星今綿纘已深敦好如故關南縣邑本朝傳守懼難依從別納金幣之儀用代賦稅之物每年增絹一十萬疋銀一十萬兩搬至雄州白溝交割兩界澹淀已前開畝者竝依舊例自今已後不得添展其堤堰水口逐時決洩壅塞量差兵夫取便修疊疏導非時霖潦別至大段漲溢竝不在關報之限南朝河北沿邊北朝自古北口以南沿邊軍民除見管數目依常教閱無故不得大段添進兵馬如有事故添屯卽令逐州軍移牒關報兩界所屬之處其自來乘例更替及本路移易不在關報之限兩界逃走作過諸色人竝依先朝誓書外更不得以目

前停畱容縱恭惟二聖威靈在天願茲纂承各當遵奉其循大體無介小嫌且夫守約為信善鄰為義二者缺一罔以守國皇天厚地實聞此盟文藏宗廟副在司餘竝依景德統和兩朝誓書顧惟不德以敦大信苟有食言必如前誓

議割地界書

契丹道宗遣泛使林牙興復軍節度使蕭禧如宋言代北對境有割地請遣使分畫其後宋割棄地五百里以分水嶺為界時宋神宗熙寧七年也

大遼求地界書

維咸雍十年歲次甲寅三月大遼皇帝謹致書于大宋皇帝闕下切以累朝而下講好以來互守成規務敦夙契雖境分二國克保其難知而義若一家共思於悠永事如聞於違越理須至於敷陳

其蔚應朔三州土田一帶疆土祇自早歲曾遣使人止於舊封俾安鋪舍庶南北永標於定限往來悉絕於姦徒洎覽舉申輒有侵擾於全屬當朝地分或營修伐壘或存止居舍皆是守邊之冗員不顧睦鄰之火體妄圖功賞深越封陞今屬省巡遂令按視備究端實諒難寢停至縷細之緣由分白之事理已具聞達盡令折移既未見從故宐伸報據侵入當界事理所起鋪埃之處各差官員同其檢照○又作點早令毀撤却於久來元定地界再安置外其餘邊境更有生創事端委差去使臣到日一就理會如此則豈惟疆場之內不見侵踰兼于信誓之間且無違爽茲實懋便顯俟准依

宋朝回書

維熙寧七年歲次甲寅三月大宋皇帝謹致書大遼皇帝闕下辱迂使指來貺函封歷陳二國之和有若一家之義固知鄰保深執

信符獨論邊鄙之臣嘗越封陲之守欲令移徙以復舊常切惟兩朝撫有萬宇豈重尺土之利而輕累世之歡況經界之間勢形可指方州之內圖藉俱存當遣官司各加覆視或事由夙昔固難徇從誠有侵踰何吝改正而又每戒疆吏令遵誓言所諭創生之事端亦皆境堠之細故已令還使具達本因細料英聽洞垂照悉

契丹國志卷之二十一

宋葉隆禮撰

掃葉山房校刊

南北朝饋獻禮物

契丹賀宋朝生日禮物

宋朝皇帝生日北朝所獻刻絲花羅御樣透背御衣七襲或五襲七件紫背貂鼠翻披或銀鼠鵝頂鴨頭納子塗金銀裝鑲金龍水晶帶銀匣副之錦綠帛皺皮鞞金玦京阜白熟皮鞞鞣細錦透背清平內製御樣合線縷機綾共三百疋塗金銀龍鳳鞍勒紅羅匣金線繡方鞞二具白楮皮黑銀鞍勒羶鞞二具綠褐楮皮鞍勒海豹皮鞞二具白楮皮裏筋鞭一條紅羅金銀線繡雲龍紅錦器仗一副黃樺皮纏楮皮弓一紅錦袋阜雕翎獬角髀頭箭十法清法麩麩麩酒二十壺蜜山果十束檯椀蜜漬山果十束檯皮列山梨

柿四束檼榛栗松子郁李黑郁李子麵棗楞梨棠梨二十箱麵杭麩梨粃十椀蕪荑白鹽十椀青鹽十椀牛羊野猪魚鹿腊二十箱御馬六匹散馬二百匹 正旦御衣三襲鞍勒馬二匹散馬一百匹國母又致御衣綴珠貂裘鈿錦刻絲透背合線御綾羅綺紗縠御樣果實襍炒腊肉凡百品水晶鞍勒新羅酒青鹽國主或致戎器賓鐵刀鷲禽日海東青之類承天節又遣庖人持本國異味前一日就禁中造食以進御云

宋朝賀契丹生辰禮物

契丹帝生日南宋遺金酒食茶器三十七件衣五襲金玉帶二條烏皮白皮鞞二兩紅牙笙笛觥栗拍板鞍勒馬二匹纓複鞭副之金花銀器三十件銀器二十件錦綺透背襍色羅紗綾縠絹二千疋襍綵二千疋法酒三十壺的乳茶十觔岳麓茶五觔鹽蜜果三十罐乾果三十籠其國母生日約此數焉 正旦則遺以金花銀器各三十件襍色羅綾紗縠絹二千疋襍綵二千疋

宋朝勞契丹人使物件

契丹每歲國史入南宋境宋遣常參官內職各一人假少卿監諸司使以上接伴內諸司供帳分爲三番內臣主之至白溝驛賜設至貝州賜茶藥各一銀合至大名府又賜及畿境遣開封判官勞之又命臺省官諸司使館伴返於班荆館至都亭驛各賜金花銀器錦衾褥朝見日賜大使金塗銀冠帛羅氈冠衣八件金靴鞞帶烏皮鞞銀器二百兩綵帛二百匹副使阜紗折上巾衣七件金帶象笏烏皮鞞銀器一百兩綵帛二百匹鞍勒馬各一匹其從人上節十八人各練鵲錦襖及衣四件銀器二十兩綵帛三十匹中節二十人各寶照錦襖及衣三件銀器十兩綵帛二十匹下節八十

五人各紫綺襖衣四件銀器十兩綵帛二十四匹竝加金塗銀帶上
 節中節又加絲鞵就館賜生餼大使稭粟各十石麵二十石羊五
 十法酒糯米酒各十壺副使稭粟各七石麵十五石羊三十法酒
 糯米酒各十壺 承天節各別賜衣一襲 遇立春各賜金塗銀
 縷幡勝春盤又命節帥就玉津園伴射賜來使銀飾箭筒弓一箭
 二十其中的又賜窄袍衣五件金束帶鞍勒馬 在館遇節序則
 遣臣賜設 辭日長春殿賜酒五行賜大使盤毬暈錦窄袍及衣
 六件銀器二百兩綵帛一百匹副使紫花羅窄袍及衣六件銀器
 一百兩綵帛一百匹竝加金束帶襪色羅錦綾絹百匹從人各加
 紫綾花純錦袍及銀器綵帛 將發又賜銀瓶合盆紗羅等又令
 近臣餞于班荆館開封府推官餞于郊外接伴大使副使復為送
 伴緣路累賜設

外國貢進禮物

新羅作高麗國貢進物件

金器二百兩 金抱肚一條五十兩 金沙鑼五十兩 金鞍轡
 馬一匹五十兩 紫花綿紬一百疋 白綿紬五百疋 細布一
 千疋 粗布五千疋 銅器一千觔 法清酒醋共一百瓶 腦
 元一作光茶十觔 藤造器物五十事 成形人參不定數 無灰
 木刀欄十箇 細紙墨不定數目
 本國不論年歲惟以八節貢獻人使各帶正官惟稱陪臣

橫進物件

粳米五百石 糯米五百石 織成五彩御衣不定數

契丹每次回賜物件

犀玉腰帶二條 細衣二襲 金塗鞍轡馬二匹 素鞍轡馬五

散馬一十匹 弓箭器仗一副 細錦綺羅綾二百匹 衣著絹一千匹 羊二百口 酒果子不定數

竝命刺史已上官充使一行六十人直送入本國

契丹賜奉使物件

金塗銀帶二條 衣二襲 錦綺三十疋 色絹一百疋 鞍轡

馬二匹 散馬五匹 弓箭器仗一副 酒果不定數

上節從人 白銀帶一條 衣一襲 絹二十疋 馬一匹

下節從人 衣一襲 絹十疋 紫綾大衫一領

西夏國貢進物件

細馬二十匹 麤馬二百匹 馳一百頭 錦綺三百疋 織成

錦被褥五合 從容砮石并鹽各一千觔 沙狐皮一千張 兔

鶻五隻 犬子十隻

本國不論年歲惟以八節貢獻

契丹回賜除羊外餘竝與新羅一作高麗國同惟玉帶改為金

帶勞賜人使亦同

諸小國貢進物件

高昌國 龜茲國 于闐國 大食國 小食國

甘州 沙州 涼州

已上諸國三年一次遣使約四百餘人至契丹貢獻

玉珠 犀乳香 琥珀 珊瑚 瑪瑙器 賓鐵兵器

斜合黑皮 揭黑絲 門得絲 怕里呵 褐里絲

已上皆細毛織成以二丈為疋

契丹回賜至少亦不下四十萬貫

契丹國志卷之二十二

宋葉隆禮撰

掃葉山房校刊

州縣載記

契丹自太祖太宗初興戰爭四十餘年吞併諸番割據燕雲南北開疆五千里東西四千里共二百餘州建五京五處

燕京三司 西京轉運 中京度支 上京鹽鐵 東京戶部

錢鐵司

大藩府六處

南大王府 北大王府 乙室王府 黃龍府 興中府

奚王府

錢帛司三處

平春路 遼西路 平州

奉聖州 雲內州 長春州 龍化州 海北州 貴德府

蔚州 應州 朔州 綿州 乾州 顯州

冀州 遼州 咸州 瀋州 薊州 復州

慶州 祖州 川州 成州 棗州 懿州

宐州 坤州 平州 辰州 興州 同州

信州 饒州 建州 高州 利州 寧江州

建觀察防禦團練使八處 武安州 永州 秦州 高州 利州 寧江州

歸州 廣州 刺史州七十餘處 德州 黔州 潭州 惠州 榆州 營州

灤州 勝州 溫州 巖州 歸化州 榆州

松州 思州 山州 武德州 通州 韓州

烏州 靖一作清州 寧邊州 賓州 祥州

新州 衛州 降聖州 燕州 海州 淶州

銀州 遼西州 鐵州 開州 保州 薊州

北安州 岳州 嘉州 集州 連州 濱州

宏東州 肅州 威州 古一作石州 安州 渝州

文州 薊州 慎州 拱州 安州 渝州

河州 雙州 宋州 涿州 易州 檀州

順州 薊州 雍州 東州 海州 東勝州

景州 許州 招州 康州 錦州 來州

儒州 雲州 平州

遼東邊遠不記州十餘縣外見記五處

金肅 河清 曷童 五花 振武

諸番臣投下州二十三處

徽州 濠州 驩州 衛州 荊州 問州

隨州 和州 澄州 全州 義州 遂昌州

豫州 賁州 福州 榮州 唐州 粟州

黑州 河州 茂州 麓州 宗州

控制諸國

沙漠府控制沙漠之北

置西路都招討司府奧隗部族衛驢駒河統軍司倒撻嶺衙鎮撫

韃靼蒙骨廸烈諸軍

雲中路控制夏國

置西南面都招討司府西京兵馬都部署司金肅河清軍五花城

南北大王府乙室王府山金司

燕山路備禦南宋

置燕京都總管府節制馬步軍控鶴指揮使都統軍司牛欄監

軍寨石門詳穩司南北皮室司猛拽刺司竝隸總管府

上京路控制奚境

置諸軍都虞候司奚王府大惕隱司詳穩大國舅司太常衮司五院

司六院司或無六院司字沓溫司溫一作濕可二字

遼東路控扼高麗

置東京兵馬都部署司契丹奚漢渤海四軍都指揮使保州統

軍司陽河詳穩司金吾營杓密司

長春路鎮撫女真室韋

置黃龍府兵馬都部署司成州兵馬詳穩司東北路都統軍司
論曰契丹之興其盛如此其亡也忽焉惜哉

四至鄰國地里遠近

東南至新羅國西以鴨綠江東八里黃土嶺為界至保州二十一
里

次東南至五節度熟女真部族共一萬餘戶皆雜處山林尤精弋
獵有屋居舍門皆於山牆下闢之耕鑿與渤海人同無出租稅
或遇北主征伐各量戶下差充兵馬兵回各逐便歸於本處所
產人參白附子天南星茯苓松子猪苓白布等物並係契丹樞
密院所管差契丹或渤海人充節度管押其地南北七百餘里
東西四百餘里西北至東京五百餘里

又次東南至熟女真國不屬契丹所管其地東西八百餘里南北
一千餘里居民皆雜處山林耕養屋宇與五節度熟女真同然
無君長首領統押精於騎射今古以來無有盜賊詞訟之事任
意遷徙多者百家少者兩三家而已不與契丹爭戰或居民等
自意相率賫以金帛布黃蠟天南星人參白附子松子蜜等諸
物入貢北番或只於邊上買賣訖却歸本國契丹國商賈人等
就入其國買賣亦無所碍契丹亦不以為防備西至東京二百
餘里

東北至生女真國西南至熟女真國界東至新羅國東北不知其
極居民屋宇耕養○又作鑿言語衣裝與熟女真國竝同亦無君長

所管精於騎射前後屢與契丹為邊患契丹亦設防備南北二
千餘里沿邊創築城堡搬運糧草差撥兵甲屯守征討三十年
來深為患耳西南至東京六百里

又東北至屋惹國阿里眉國破骨魯國等國每國各一萬餘戶西南至生女真國界衣裝耕種屋宇言語與女真人異契丹樞密院差契丹或渤海人充逐國節度使管押然不出征賦兵馬每年惟貢進大馬蛤珠青鼠皮貂鼠皮膠魚皮蜜蠟之物及與北番人任便往來買賣西至上京四千餘里

正東北至鐵離國南至阿里眉等國界居民言語衣裝屋宇耕養稍通阿里眉等國無君長皆襍處山林不屬契丹統押亦不與契丹爭戰復不貢進惟以大馬蛤蛛鷹鵠青鼠貂鼠等皮膠魚皮等物與契丹交易西南至上京五千餘里

次東北至靺鞨國東北與鐵離國為界無君長統押微有耕種春夏居屋室中秋冬則穿地為洞深可數丈而居之以避其寒不貢進契丹亦不爭戰惟以鷹鵠鹿細白布青鼠皮銀鼠皮大馬

膠魚皮等與契丹交易西至上京五千里

又次北至鐵離喜失牽國言語衣裝屋舍與靺鞨稍同無君長管押不貢進契丹亦不爭戰惟以羊馬牛駝皮毛之衣與契丹交易西南至上京四千餘里

正北至蒙古里國無君長所管亦無耕種以弋獵為業不常其居每四季出行惟逐水草所食惟肉酪而已不與契丹爭戰惟以牛羊駝馬皮毳之物與契丹為交易南至上京四千餘里

又次北至于厥國無君長首領管押凡事並與蒙古里國同甲寅歲曾率眾入契丹國界為盜聖宗命駙馬都尉蕭徒欲統兵大破其國邇後更不復為盜惟以牛羊駝馬皮毳之物與契丹為交易東南至上京五千餘里

又次北西至鼈古里國又西北又次北近西至達打國

各無君長每部族多者三二百家少者五七十家以部族內最
富豪者為首領不常厥居逐水草以弋獵為業其婦人皆精於
騎射常與契丹爭戰前後契丹屢為國人所敗契丹主命親近
為西北路兵馬都統率番部兵馬十餘萬防討亦制禦不下自
契丹建國已來惟此三國為害無奈何番兵困乏契丹常為所
攻如暫安靜以牛羊駝馬皮毳為交易不過半年又却為盜東
南至上京六千餘里

西近北至生吐蕃國又西北党項突厥等國皆不為契丹國害亦
不進貢往來蓋以熟土渾突厥党項等部族所隔東南至雲州
三千里

正西與西夏以黃河為界 西南至麟州府州界 又次南近西
定州北平山為界 又南至霸北界河 又次南至遂城北鮑

河為界 又南近東至滄州北海 又南至安肅軍自澗河為
界 又南近東至登州北海 又南至雄州北拒馬河為界
又南至海

四京本末

上京 太宗建

上京臨潢府乃大部落之地離來州數十里即行海岸俯挹滄
溟與天同碧窮極目力不知所際有訥都烏河番語山為胡都
水為烏其東北三十里即長泊也涉沙磧過白馬淀渡土河亦
云撞撞水聚沙成墩少人煙多林木其河邊平處國主曾於此
處過冬又至木葉山三十里許有居人瓦屋及僧舍

中京 承天太后建

中京之地奚國王牙帳所居奚本曰庫莫奚其先東部胡宇文

之別種也竄居松漠之間俗甚不潔而善射獵好為寇抄其後
 種類漸多分為五部一曰辱紇二曰莫賀弗三曰契个四曰本
 昆五曰室得每部一千餘人為其帥隨逐水草東中京東過小河
 唱叫山道北奚王避暑莊有亭臺由古北口至中京北皆奚境
 奚本與契丹等後為契丹所併所在分奚契丹漢人渤海襍處
 之奚有六節度都省統領言語風俗與契丹不同善耕種步射
 入山採獵其行如飛 契丹圖志云奚地居上東燕三京之中
 土肥人曠西臨馬孟山六十里其山南北一千里東西八百里
 連亘燕京西山遂以其地建城號曰中京

南京 太宗建

南京本幽州地乃古冀州之域舜以冀州南北廣遠分置幽州
 以其地在北方幽陰也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樓煩白檀西有雲
 中九原南有滹沱易水唐置范陽節度臨制奚契丹自晉割棄
 建為南京又為燕京析津府戶口三十萬大內壯麗城北有市
 陸海百貨聚于其中僧居佛寺冠于北方錦繡組綺精絕天下
 膏腴蔬蔬果實稻粱之類靡不畢出而桑柘麻麥羊豕雉兔不
 問可知水甘土厚人多技藝秀者學讀書次者習騎射耐勞苦
 石晉未割棄已前其中番漢襍鬪勝負不相當既築城後遠望
 數十里間宛然如帶回環繚繞形勢雄傑真用武之國也

東京 太宗建

東京本渤海王所都之地在唐時為黑水靺鞨二種依附高麗
 者黑水部與高麗接勝兵數千多驍武古肅慎氏地也與靺鞨
 相鄰東夷中為強國所居多依山水地卑隰築土如堤鑿穴以
 居其國西北與契丹接太祖之興始擊之立其子東丹王鎮其

地後曰東京

契丹國志卷之二十三

宋葉隆禮撰

掃葉山房校刊

族姓原始

契丹部族本無姓氏惟各以所居地名呼之婚嫁不拘地里至阿保機變家為國之後始以王族號為橫帳仍以所居之地名曰世里著姓世里者上京東二百里地名也今有世里沒里以漢語譯之謂之耶律氏復賜后族姓蕭氏番法王族惟與后族通婚更不限以尊卑其王族后族二部落之家若不奉北主之命皆不得與諸部族之人通婚或諸部族彼此相婚嫁不拘此限漢人等亦同此故北番惟耶律蕭氏二姓也

國土風俗

契丹國在庫莫奚東唐所謂黑水靺鞨者今其地也有七十二部落不相統制好為寇盜父母死而悲哭者以為不旺但其屍置

於山樹上經三年後乃收其骨而焚之因酌酒而祝曰冬月時向陽食夏月時向陰食我若射獵時使我多得猪鹿其無禮頑翬於諸夷最甚其風俗與奚靺鞨頗同至阿保機稍并服諸小國而多用漢人漢人教之以隸書之半增損之作文字數千以代刻木之約又制婚姻置官號稱皇帝漢時為匈奴所破保鮮卑山魏青龍中部酋為王雄所殺眾遂潛逃潢水之南黃龍之北至元魏自號曰契丹在唐開元天寶間使朝獻者無慮二十故事以范陽節度為押奚契丹使至唐末契丹始盛

併合部落

初契丹有八部族之大者曰大賀氏後更本為八部名各立長號大人而常推一人為王建旗鼓以統八部每三年則一或無一字以次相代或其部有災疾而畜牧衰則八部聚議以旗鼓立其次而代之被

代者以為元約如此不敢爭及阿保機乃曰中國之主無代立者由是阿保機益以威制諸國不肯代其立九年諸部共責詢之阿保機不得已傳其旗鼓而謂諸部曰吾立九年所得漢人多矣吾欲別自為一部以治漢城可乎諸部將許之漢城在炭山東南灤河上有鹽鐵之利乃後魏滑鹽縣也其地可植五穀阿保機率漢人耕種為治城郭邑屋塵市如幽州制漢人安之不復思歸阿保機知眾可用用其妻述律策使人告諸部大人曰我有鹽池之利諸部所食然諸部知食鹽之利而不知鹽有主人可乎當來犒我諸部以為然其以牛酒會鹽池阿保機伏兵其旁酒酣伏發盡殺諸部大人復併為一國東北諸夷皆畏服之

兵馬制度

晉末契丹主部下兵謂之大帳有皮室兵約三萬人騎皆精兵一

甲作也為其爪牙國母述律氏部下謂之屬珊有眾二萬是先戎主
 阿保機牙將半已老矣每南來時量分措得三五千騎述律常留
 數百兵為部族根本其諸大首領太子偉王永康南北王于越麻
 荅五押等大者千餘騎次者數百人皆私甲也別族則有奚霫勝
 兵亦千餘人少馬多又有渤海首領大舍利高模漢兵步騎萬餘
 人竝髡髮左衽竊為契丹之飾復有近界韃靼于厥里室韋女真
 党項亦被脅屬每部不過千餘騎其三部落吐渾沙陀洎幽州管
 內鴈門以北十餘軍州部落漢兵合三萬餘眾此是石晉割略契
 丹之地番漢諸族其數可見矣每契丹南侵其眾不啻十萬國主
 人界之時步騎車帳不從阡陌東西一槩而行大帳前及東西面
 差大首領三人各率萬騎支散游奕百十里外相交覘邏謂之欄
 子馬戎主吹角為號眾即頓舍環遶穹廬廬以近及遠折木稍屈之
 為弓子鋪不設槍營塹柵之備每軍行聽鼓三伐不問昏晝一布
 便行未逢大敵不乘戰馬俟近敵師即競乘之所以新羈戰馬蹄
 有餘力其用軍之術成列而不戰俟退而乘之多伏兵斷糧道冒
 夜舉火上風曳柴饋餉自齎退敗無恥散而復聚寒而益堅此其
 所長也

建官制度

賤他姓貴耶律蕭氏二姓其官有契丹樞密院及行官都總官司
 謂之北面以其在牙帳之北以主蕃事又有漢人樞密院中書省
 行營都總管司謂之南面以其在牙帳之南以主漢事其惕隱宗
 正寺也夷離畢參知政事也林牙翰林學士也夷離巾刺史也內
 外官多倣中國者其下佐吏則有倣史木古○舊校云一作直字思奴古都奴
 古徒奴古分領兵馬則有統軍侍衛控鶴司南王北王奚王府五

帳分提失哥東西都省太師兵又有國舅軫轄遙輦党袞諸司南
 北皮室二十部族節度頻必里九克漢人渤海女真五節度五治
 大帥一百六百九百家奚 凡民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皆籍為
 兵將舉兵必殺灰牛白馬祀天地及木葉山神鑄金魚符調發兵
 馬其捉馬及傳命有銀牌二百軍所舍有遠探攔子馬以夜聽人
 馬之聲每其主立聚所得○一人戶馬牛金帛及其下所獻生口
 或犯罪沒入者別為行營○一領之建州縣置官屬既死則設大
 穹廬鑄金為像朔望節辰忌日輒致祭築臺高丈餘以盆焚酒食
 謂之燒飯

宮室制度

十宮各有門戶出兵馬阿保機曰洪義宮德光曰永興宮元欲曰
 積慶宮述律曰延昌宮明記曰章敏宮突欲曰長寧宮燕燕曰崇
 德宮隆緒曰興聖宮隆慶曰敦睦宮隆運曰文忠王府又有四樓
 在上京者曰西樓木葉山曰南樓龍化州曰東樓唐州曰北樓凡
○一受冊積柴升其上大會蕃夷其下已乃燔柴告天而漢人不
 得預有諱子部百人夜以五十人番直四鼓將盡歌於帳前號曰
 聒帳每謁拜木葉山即射柳枝諱子唱番歌前導彈胡琴和之已
 事而罷

衣服制度

國母與番官皆番服國主與漢官則漢服番官戴氍冠上以金華
 為飾或加珠玉翠毛蓋漢魏時遼人步搖冠之遺象也額後垂金
 花織成夾帶中貯髮一總服紫窄袍加義襴紫鞞鞞帶以黃紅色
 縑裹革為之用金玉水晶碧石綴飾又有紗冠制如烏紗帽無簷
 不擲雙耳額前綴金花上結紫帶帶末綴珠或紫阜幅巾紫窄袍

束帶丈夫或綠巾綠花窄袍中單多紅綠色貴者被貂裘貂以紫
 黑色為貴青色為次又有銀鼠尤潔白賤者被貂毛羊鼠沙狐裘
 弓以皮為弦箭削樺為幹鞞勒輕快便於馳走以貂鼠或鵝項鴨
 頭為扞腰宋真宗景德中太常博士王曙戶部員外郎李維往賀
 國主生辰還言國主見漢使疆服衣冠事已即幅巾襍蕃騎出射
 獵矣

漁獵時候

每歲正月上旬出行射獵凡六十日然後竝撻魯河鑿冰釣魚冰
 泮即縱鷹鵠以捕鴟鴈夏居炭山或上陘避暑七月上旬復入山
 射鹿夜半令獵人吹角徵鹿鳴既集而射之宋真宗時晁迥往賀
 生辰還言始至長泊泊多野鵝鴨國主射獵領帳下騎擊扁鼓遶
 泊驚鵝鴨飛起乃縱海東青擊之或親射焉國主皆佩金玉錐號
 殺鵝宰鴨雖每初獲即拔毛插之以鼓為坐遂縱飲最以此為樂
 又好以銅及石為槌以擊兔每秋則衣氈裘呼鹿射之夏月以布
 易氈帳籍草園碁雙陸或深澗張鷹

試士科制

太祖龍興朔漠之區倥傯干戈未有科目數世後承平日久始有
 開闢制限以三歲有鄉府省三試之設鄉中曰鄉薦府中曰府解
 省中曰及第時有秀才未願起者州縣必根刷遣之程文分兩科
 曰詩賦曰經義魁各分焉三歲一試進士貢院以二寸紙書及第
 者姓名給之號喜帖明日舉一作樂而出樂作及門擊鼓十二面
 以法雷震殿試臨期取旨又將第一人特贈一官授奉直大夫翰
 林應奉文字第二人第三人止授從事郎餘竝授從事郎聖宗時
 止以詞賦法律取士詞賦為正科法律為襍科若夫任子之令不

論文武並奏廢亦有員數

契丹國志卷之二十四

宋葉隆禮撰

掃葉山房校刊

王沂公行程錄

初奉使者止達幽州後至中京又至上京或西涼淀北安州炭山
 長泊自雄州白溝驛度河四十里至新城縣古督亢亭之地又七
 十里至涿州北度涿水范水劉李河六十里至良鄉縣度盧溝河
 六十里至幽州號燕京子城就羅郭西南為之正南曰啓夏門內
 有元和殿洪政殿東門曰宣和城中坊閤皆有樓有閔忠寺本唐
 太宗為征遼陣亡將士所造又有開泰寺魏王耶律漢寧造皆邀
 朝士遊觀城南門外作內有于越王廨為宴集之所門外永平館
 舊名碣石館請和後易之南即桑乾河出北門過古長城延芳淀
 四十里至孫侯館改為望京館稍移故處望楮谷山五龍池過溫

餘河大夏坡坡西北即涼淀避暑之地五十里至順州東北過白
嶼河北望銀台山又有黃羅螺盤牛關山七十里至檀州自北

作漸入山五十里至金溝館將至館川原平廣謂之金溝淀國主

嘗於此過冬自此入山結屈曲登涉無復里候但以馬行記日景而

約其里數過朝鯉河亦名七度河九十里至古北口兩旁峻崖中

有路僅容車軌口北有鋪設弓連繩本范陽防扼奚契丹之所最

為隘東然幽州東趨營平州一本此甚平坦自頃犯邊多由斯出

又度德勝嶺盤道數層俗名思鄉嶺八十里至新館過雕窠嶺偏

作偏槍作槍嶺四十里至臥如來館蓋山中有臥佛像故也過鳥

灤河東有灤州因河為名又過墨斗嶺一名渡雲嶺長二十里許

又過芹菜嶺七十里至柳河館河在館旁西北有鐵冶多渤海人

所居就河漉沙石鍊得成鐵渤海俗每歲時聚會作樂先命善歌

善舞者數輩前行士女相隨更相唱和回旋宛轉號曰踏鏡作追

所居室皆就山牆開門過松亭嶺甚險峻七十里至打造部落館

惟有番戶百餘編荆為籬鍛鐵為軍器東南行五十里至牛山館

八十里至鹿兒峽館過蝦蟆嶺九十里至鐵漿館過石子嶺自此

漸出山七十里至當作亭作亭谷館居民多造車者云渤海人正東望

馬雲山山多禽獸林木國主多於此打圍八十里至通天館二十

里至中京大定府城垣庫小方圓纔四里許門但重屋無築閣之

制南門曰朱夏門內夾道步廊多坊門又有市樓四曰天方大衢

通闐望闕次至大同館其北門曰陽德闐闐城內西南隅岡上有

寺城南有園圃宴射之所自過古北口即蕃境居人草庵板屋亦

務耕種但無桑柘所種皆從隴上蓋虞吹沙所壅山中長松鬱然

深谷中多燒炭為業時見畜牧牛馬橐駝尤多青羊黃豕亦有挈

車帳逐水草射獵食止糜粥炒糲

富鄭公行程錄

富鄭公之使北朝也自中京正北八十里至臨都館又四十里至
 官密館又七十里至松山館又七十里至崇信館又九十里至廣
 寧館又五十里至姚家塞館又五十里至咸寧館又三十里度潢
 水石橋旁有饒州蓋唐朝嘗於契丹置饒樂州也今渤海人居之
 又五十里至保和館度黑河七十里至宣化館又五十里至長泰
 館西二十里許有佛寺民社○又云即祖州亦有祖山山中有阿
 保機廟又四十里至上京臨潢府自過崇信館即契丹舊境蓋其
 南皆奚地也入西門門曰金德內有臨潢館子城東門曰順陽入
 門北行至景福門又至承天門內有昭德宣政二殿皆東向其壇
 廬亦皆東向臨潢西北二百餘里號京淀在漫頭山南避暑之處
 多豐草掘文餘即堅冰云

余尚書北語詩

余靖尚書使契丹為北語詩契丹愛之再往益親余詩云夜筵設
 罷多盛也臣拜洗受賜也兩朝厥荷通好也情幹勒厚重也微臣稚魯拜舞也
 祝若統福佑也聖壽鐵擺嵩高也俱可忒無極也國主舉大杯謂余曰能
 道此余為卿飲復舉之國主大笑遂為醕觴

刁奉使北語詩

刁約使契丹為北語詩云押燕移離畢移離畢官名如中國執政看房賀跋支賀跋支如執政
 餞行三匹裂匹裂似小木罽以木為之加黃漆密賜十貔狸形如鼠而穴居食穀梁嗜肉北朝為珍膳味如豚肉而脆

契丹國志卷之二十四

契丹國志卷之二十五

宋葉隆禮撰

掃葉山房校刊

胡嶠陷北記

同州郃陽縣令胡嶠居契丹七年周廣順三年^北歸中國略能道

其所見云自幽州西北入居庸關明日又西北入石門關路崖狹

○一本作隘

一夫可以當百此中國控扼契丹之險也又三日至可汗州

南望五臺山其一峯最高者東臺也又三日至新武州西北行五

十里有雞鳴山云唐太宗北伐聞雞鳴于此因以名山明日入永

定關此唐故關也又四日至歸化州又三日登天嶺嶺東西連亘

有路北下四顧冥然黃雲白草不可窮極契丹謂嶠曰此辭鄉嶺

也可一南望而為永訣同行者皆慟哭往往絕而復蘇又行三四

日○日一作百里二字

至黑榆林時七月寒如深冬又明日入斜谷谷長五十

里高岸又作崖峻谷仰不見日而寒尤甚已出谷得平地氣稍

行二日渡湟水又明日渡黑水又二日至湯城淀地氣最溫契丹

苦太寒則就溫於此其水泉清冷草軟如茸可籍以寢而多異花

記其二種一曰旱一作金金大如掌金色燦人一曰青囊如中國金

燈而色類藍可愛又二日至儀坤州渡麝香河自幽州至此無里

埃其所向不知為南北又二日至赤崖蕭翰與世宗兀欲相及遂

及述律后太祖之后戰於沙河述律兵敗而北兀欲追至獨樹渡遂囚

述律于撲馬山又行三日遂至上京所謂西樓也西樓有邑屋市

肆交易無錢而用布有綾錦諸工作官者翰林伎術教坊角觝秀

才僧尼道士等皆中國人而并汾幽薊之人尤多自上京東去四

十里至真珠寨始食菜明日東行地勢漸高西望平地松林鬱然

數十里遂入平州多草木始食西瓜云契丹破回紇得此種以牛

糞覆棚而種大如中國冬瓜而味甘又東行至裏潭始有柳而水

草豐美有息雞草尤美而本大馬食不過十本而飽自裏潭入山

行十餘日而出過一大林長二三里皆蕪荑枝葉有芒刺如箭羽

其地皆無草兀欲時卓帳于此會諸部人葬太宗德光自此西南行日

六十里行七日至大山門兩高山相去一里而長松豐草珍禽異

獸野卉有屋室碑石曰陵所也兀欲入祭諸部大人惟執祭器者

得入入而門闔明日開門曰拋蓋禮畢問其禮皆祕不肯言嶠所

日見囚述律葬太宗等事與中國所記差異已而翰得罪被鎖嶠

與部曲東之福州福州翰所治也嶠等東行過一山名十三山云

此西南去幽州二千里又東行數日過衛州有居人三千餘家蓋

契丹所擄中國衛州人築城而居之嶠至福州而契丹多憐嶠教

其逃歸嶠因得其諸國種類遠近云距契丹國東至于海有鐵甸

其族野居皮帳而人剛勇其地少草木水鹹濁色如血澄之久而後可飲又東女真善射多牛鹿野狗其人無定居行以牛負物遇

雨則張革

○一作韋

為屋常作鹿鳴呼鹿而射之食其生肉能釀麋為

酒醉則縛之而睡醒而後解不然則殺人又東南

○一本無南字

渤海又東

遼國皆與契丹略同其南海曲有魚鹽之利又南奚與契丹略同

而人好殺戮又南至于榆關矣西南至儒州皆故漢地西則突厥

回紇西北至嫺厥律其人長大髦頭酋長全其髮盛以紫囊地苦

寒水出大魚契丹仰食又多黑白黃貂鼠皮北方諸國皆仰足其

人最勇鄰國不敢侵又其西轄憂又其北單于突厥皆與嫺厥律

略同又北黑車子善作車帳其人知孝義地貧無所產云契丹之

先常役回紇後背之走黑車子始學作車帳又北牛蹄突厥人身

牛足其地尤寒水曰瓠瓠河夏秋冰厚二

○一作三

尺春冬冰徹底常

燒器銷冰乃得飲東北至鞞劫子其人髦首披布為衣不鞍而騎

大弓長箭尤善射遇人輒殺而生食其肉契丹等國皆畏之契丹

五騎遇一鞞劫子則皆散走其國三面皆室韋一曰室韋二曰黃

頭室韋三曰獸室韋其地多銅鐵金銀其人工巧銅鐵諸器皆精

好善織毛錦地尤寒馬溺至地成冰堆又北狗國人身狗首長毛

不衣手搏猛獸語為犬嗥其妻皆人能漢語生男為狗女為人自

相婚嫁穴居食生而妻女人食云嘗有中國人至其國其妻憐之

使逃歸與其筋十餘隻教其每走十餘里遺一筋狗夫追之見其

家物必銜而歸則不能追矣其說如此又曰契丹常選百里馬二

十匹遣十人齎乾餼北行窮其所見其人自黑車子麻牛蹄國以

北行一年經四十三城居人多以木皮為屋其語言無譯者不知

其國地山川部族名號其地氣遇平地則溫和山林則寒冽至三

十三城得一人能鐵甸語其言頗可解云地名頡利烏于○一作于耶

堰云自此以北龍蛇猛獸魑魅羣行不可往矣其人乃還此北荒

之極矣也契丹謂嶠曰契丹之人豈能勝中國然晉所以敗者主暗

而臣不忠因具道諸國事曰子歸悉以語漢人使漢人努力事其

主無為所擄吾國非人境也嶠歸錄以為記云○一作云

張舜民使北記

殺狐林

契丹主太宗怒晉出帝不稟北命擅登大寶自將兵南下執出帝

并母后大臣北歸於鄴西愁死崗得疾至○一作變城殺狐林而崩

其愁死崗者本陳思王不為文帝所容於此悲吟○一作思號愁思崗

訛為愁死殺狐林者村民林申射殺一狐因以名之

契丹上京會有人忽見一青衣駕赤犢出耳中別有天地花木繁

茂云兜元國也

割馬肝

張舜民使契丹是時耶律永興姚跋洄二人接伴舜民因問北馬

有割去肝者遂無病能行果否荅云有之其法飲以醇酒於腋間

破之取去少肉然亦十喪八九

雕窠生獵犬

舜民又問北地雕窠中生獵犬果否荅云亦有之然極難得今駕

前有二隻其性頗異每獵而獲十倍於常犬

吹葉成曲

胡人吹葉成曲以番歌相和音韻甚和

銀牌

胡人吹葉成曲以番歌相和音韻甚和

銀牌形如方響刻蕃書宜速二字使者執牌馳馬日行數百里牌所至如國主親到需索更易無敢違者

佛粧

北婦以黃物塗面如金謂之佛粧

以車渡河京中橋繼大果否否亦育之然對渡者合

過盧溝河伴使云恐乘轎危莫若車渡極安且可速濟南人不曉

其法一取去心肉然亦十喪八代

博夫汛皆...

...

...

...

契丹國志卷之二十五

契丹國志卷之二十六

宋葉隆禮撰

掃葉山房校刊

諸蕃記

奚國

太祖初興擊奚滅之復立奚王而使契丹監其軍後為中京詳見

前志

古肅慎國

古肅慎城方一五里在渤海國東三十里遺堞尚在

室韋國

字一作室或為失蓋契丹之類其南者為契丹在北者號為室韋路

出和龍北千餘里入室韋國與奚契丹同夏則城居冬逐水草有

南室韋北室韋其俗丈夫皆披髮婦人皆盤髮衣服與契丹同乘

牛車以蘆蔭為屋如瓊車狀度水則束薪為棧或有以皮為舟者
 馬則織草為韉結繩為轡氣候多寒田收甚薄惟射獵麋鹿為務
 食肉衣皮鑿冰沒水中而網取魚鱉地多積雪懼陷阬窞一作窞倚
 水而行太祖併諸番三十六國室韋在其中

新羅國

新羅在古麗國東本漢時樂浪地其言語名物有似中國人名國
 為邦宮為弧賊為寇行酒為行觴相呼皆為徒文字甲兵同於中
 國選人壯健者悉入軍每月旦相賀王設宴會班賚羣官有大事
 則聚官詳議定之田甚良沃水陸兼種服色尚素婦人辮髮繞頭
 以襍綵及珠為飾婚嫁唯酒食而已輕重隨貧富新羅國主誦自
 契丹承天皇后初臨朝入貢其後王誦為部下所殺立其弟詢契
 丹以王詢不進貢興兵北討十年方罷兵新羅依舊朝貢

高昌國

高昌都交河城漢車師前王庭也四面多大山晉以其地為高昌
 郡地石磧氣候溫煖厥土良沃麥一歲再熟宜蠶有草名羊刺其
 上生蜜而味甚佳引水溉田出赤鹽其味甚美俗事天神兼信佛
 法其官有八長史有五將軍又有侍郎校郎主簿從事階位相次
 契丹時三作一年一次朝貢進獻玉珠乳香斜合黑皮褐里絲等
 亦有互市其國主親與北主評價

女真國

女真世居混同江之東山乃鴨綠水之源東瀕海南鄰高麗西接
 渤海北近室韋其地乃肅慎故區也地方數千里戶口十餘萬無
 大君長立首領分主部落地饒山林田宜麻穀土產人參蜜蠟北
 珠生金細布松實白附子禽有鷹鷂海東青之類獸多牛馬麋鹿

後爲丁契丹其後
常遣錄牌天使至
女真每夕必欲屬枕
者其國舊輪中下
戶作止宿處以未
出適女侍之後求
海東者使者緣絡
恃大國使命推擇
美好婦人不問其
有夫及聞閨高女
真浸恣遊叛

野狗白兔青鼠貂鼠後爲契丹所制擇其首領世襲又於長春路
置東北統軍司黃龍府置兵馬都部署司咸州置詳穩司分隸之

黃頭女真

黃頭女真皆山居號合蘇館女真合蘇館河西亦有之有八館在
黃河東與金粟城五花城隔河相近其人戇樸勇鷲不能別死生
契丹每出戰皆被以重札令前驅髡髮皆黃目睛多綠亦黃而白
多

嗚熱者國

嗚熱者國最小不知其始所居後爲太祖徙置黃龍府南百餘里
曰賓州州近混同江卽古之粟末河黑水也部落襍處以其族類
之長爲千戶統之契丹貴游子弟及富家兒月夕被酒則相率攜
樽馳馬戲飲其地婦女聞其至多聚觀之間令侍坐與之酒則飲
亦有起舞歌謠以侑觴者邂逅相契調謔往反卽載以歸婦之父
母知亦不爲之顧畱數歲有子始具茶食酒數車歸寧謂之拜門
因執子壻之禮其俗謂男女自媒勝於納幣而婚者飲食皆以木
器好寘蠱他人欲其不驗者云三彈指於器上則其毒自解亦間
有遇毒而斃者族多姓李

渤海國

渤海國去燕京東北千五百里以石累城脚東竝海其王舊以大
爲姓右姓曰高張楊竇烏李不過數種部曲奴婢無姓者皆從其
主婦人皆悍妬大抵與他姓相結十姊妹迭幾察其夫不容側室
及他游聞則必謀寘毒死其所愛一夫有所犯而妻不之覺者眾
人則羣聚而詬之爭以忌嫉相誇男子多智謀驍勇出他國右至
有三人渤海當一虎之語自天祚之亂金人破城慮其難制轉徙

他所其人大怨富室安居踰二百年往往為園池植牡丹多至三
 二百本有數十餘一作餘叢生者皆燕地所無纜以十數千或五千
 賤貨作賣而去其居故地者仍歸契丹舊為東京置畱守有蘇扶
 復等州蘇與宋一作恭登州青州相直每大風順隱隱聞雞犬聲

遼國

遼國在燕京東北千五百里以百果熟地其地其王宮以大
 石為殿殿屋如人宮其不離者有二戰計然器上則其毒自其間
 因時不離之圖其各情男女官制其制而後其各情以木
 其味亦不離之圖其各情男女官制其制而後其各情以木
 亦不離之圖其各情男女官制其制而後其各情以木

契丹國志卷之二十七

宋葉隆禮撰

掃葉山房校刊

歲時雜記

正旦

正月一日國主以糯米飯白羊髓相和為團如拳大於逐帳內各
 散四十九箇候五更三點國主等各於本帳內牕中擲米團在帳
 外如得雙數當夜動蕃樂飲宴如得隻數更不作樂便令師巫十
 二人外邊遶帳撼鈴執箭唱叫於帳內諸火爐內爆鹽并燒地拍
 鼠謂之驚鬼本帳人第七日方出乃穰度之法北呼此謂之妳捏
 離漢人譯云妳是丁捏離是日

立春

立春日婦人進春書以青繪為幟刻龍象銜之或為蝦蟆

人日

人日京都人食煎餅於庭中俗云薰天未知所從出也

中和

二月一日大族姓蕭者竝請耶律姓者於本家筵席北呼此節為轄里討漢人譯云轄里是請討是時

上巳

三月三日國人以木雕為兔分兩朋走馬射之先中者勝其負朋下馬跪奉勝朋人酒勝朋於馬上接杯飲之北呼此節為淘裏化漢人譯云淘裏是兔化是射

佛誕日

四月八日京府及諸州縣各用木雕悉達太子一尊城上昇行放僧尼道士庶民行城一日為樂

端午

五月五日午時採艾葉與綿相和絮衣七事國主著之番漢臣僚各賜艾衣三事國主及臣僚飲宴渤海廚子進艾糕各點大黃湯下北呼此節為耐賽離又以襪絲結合歡索纏于臂膊婦人進長命縷宛轉皆為人象帶之

朝節

夏至日婦人進扇及粉脂囊

三伏

六月十八日大族耶律姓竝請蕭姓者亦名轄里討

中元

七月十三日夜國主離行宮向西二十里卓帳宿先於彼處造酒食至十四日應隨從諸軍竝隨部落動番樂設宴至暮國主却歸

行宮謂之迎節十五日動漢樂大宴十六日早却往西方令隨行軍伍大喊三聲謂之送節此節為賽離捨漢人譯云賽離是月捨是好謂月好也

中秋

八月八日國主殺白犬於寢帳前七步理其頭露其嘴後七日移寢帳於埋狗頭上北呼此節為担褐妳漢人譯云担褐是狗妳是頭

重九

九月九日國主打團斗射虎少者輸重九一筵席射罷於地高處卓帳與番漢臣登高飲菊花酒出兔肝切生以鹿舌醬拌食之北呼此節為必里遲離漢人譯云九月九日也又以茱萸研酒灑門戶間辟惡亦有入鹽少許而飲之者又云男摘二九粒女一九粒以酒咽者大能辟惡

小春

十月內五京進紙造小衣甲并槍刀器械各一萬副十五日一時堆塚國主與押番臣寮望木葉山葬太奠酒再一作拜用番字書狀一紙同焚燒奏木葉山神云寄庫北呼此時為戴辯漢人譯云戴是燒辯是甲

冬至

冬至日國人殺白羊白馬白鴈各取其生血和酒國主北望拜黑山奠祭山神言契丹死魂為黑山神所管又彼人傳云凡人死魂屬此山神所管富民亦然契丹黑山如中國之岱宗云凡人死魂皆歸此山每歲五京進人馬紙物各萬餘事祭山而焚之其禮甚嚴非祭不敢近山

臘月

臘月國主帶甲戎裝應番漢臣諸司使已上竝戎裝五更三點坐朝動樂飲酒罷各等第賜御甲羊馬北呼此節為抄一作離時漢人譯云抄離是戰時是時戰時也

治盜

正月十三日放國人做賊三日如盜及十貫以上依法行遣北呼為鷓里時漢人譯云鷓里是偷討是時

行軍

契丹行軍不擇日用艾和馬糞於白羊琵琶骨上炙炙破便出行不破即不出

午日

契丹出軍每遇午日起程如不用兵亦須排辦望西一本西下有南字大喊

七聲音午是北朝大王之日

旋風

契丹人見旋風合眼用鞭望空打四十九下口道坤不刺七聲

舍利

契丹富豪民要裹頭巾者納牛驄十頭馬百匹給契丹名目謂之舍利

跪拜

男女拜皆同其一足跪一足著地以手動為節數止於三彼言捏骨地者即跪也

長白山

長白山在冷山東南千餘里蓋白衣觀音所居其山禽獸皆白人不敢入恐穢其間以致蛇虺之害黑水發源於此舊云粟末河太

宗破晉改為混同江其俗剗木為舟長可八尺形如梭曰梭船上施一槳止以捕魚至渡車則方舟或三舟

澤蒲

西樓有蒲瀕水叢生葉如柳長不盈尋丈用以作箭不矯揉而堅左氏所謂董澤之蒲是也

回鶻豆

回鶻豆高二尺許直幹有葉無旁枝角長二寸每角止兩豆一根才六七角色黃味如粟一作粟

螃蠏

渤海螃蠏紅色大如椀螯巨而厚其脆如中國蟹巖舉鮑魚之屬皆有之

契丹國志卷之二十七 終



卷之四



卷之二